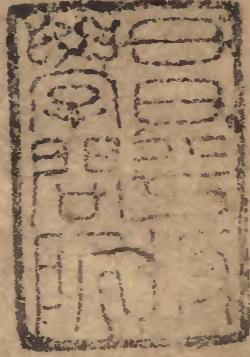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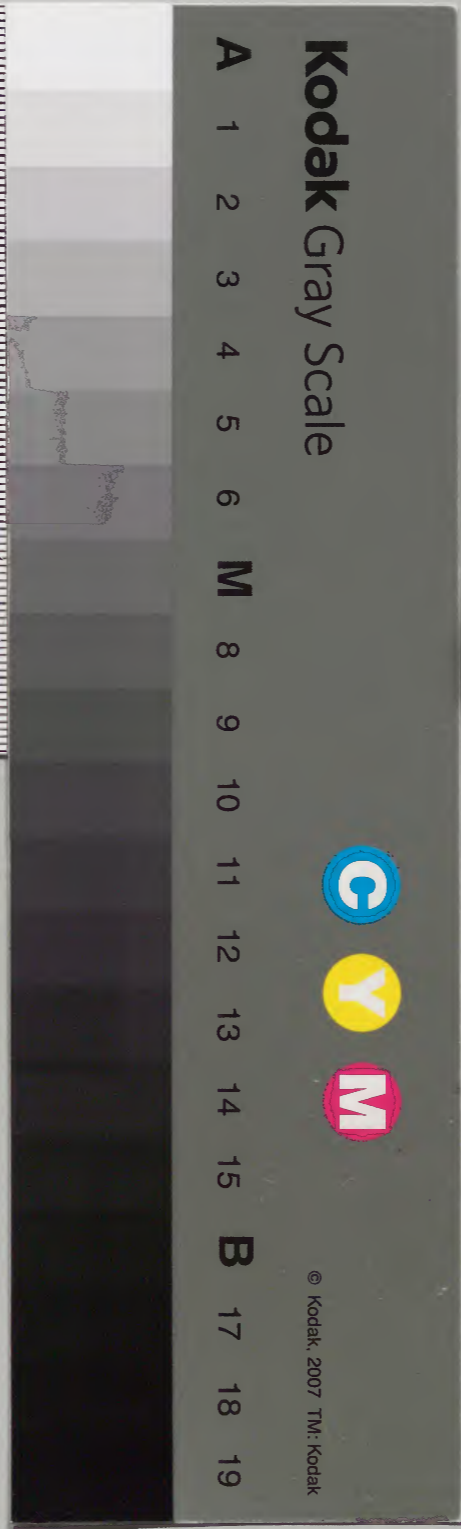
# 四書心得解



漢書門			
八	五	六	九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三	八	五	漢
七	六	九	書
函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69
冊數	8 ( 7 )
函號	277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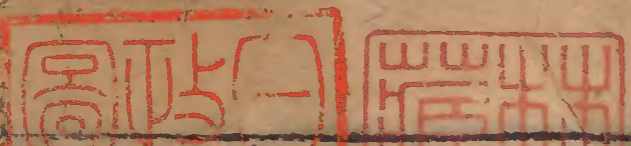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編朱大復授見四書王意心得解卷之九  
孟子曰離婁之明 全章

淺草文庫

此章專為當時師心自用喜於紛更舊制而托於行仁而發玩本文行先  
王之道由舊章非先王之道等語可見先王之道原不是離心而徒歸於外者  
經論之流即是不忍之精此自他斟酌出來故曰道揆合天理人情之宜故曰  
義中而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故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故曰法守曰度  
而出之為善體之為難總是仁政的名相亘古亘今必不可變故全章總是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盡之而歸到君身上去臣則所以輔君行仁者不宜與  
君平對也此章論仁政當行而責之君臣首六節論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下勉  
君臣各任其責細分之離婁三節言舍法無以成治不愆三節言治法當遵惟  
仁三節責其君當行仁政天之四節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上以君臣眼目  
以堯舜為師法當隨段默入方有筋骨



離婁之明 一節

首節即制器作樂者不可無法度以列治天下者不可無法度上二段輕叙全重堯舜一段方圓是規矩作出來的器五音是六律節出來的聲無規矩則方圓之器憑何而作無六律則五音之聲憑何而正離婁公輸師曠等皆取其至者而言則下此者不待言矣堯舜之道上字是虛字眼空上說屬心思邊多凡堯舜運精一之神達執中之妙照屬天下以成身而不忍一民之失所者皆有個當然之則所謂道也行此當然者見之文章制度之迹所謂政也道即在政內政即所以行是道而見之事者非有二也不以仁政則所以處置天下者尚少個條章天下從何而理乎治天下謂以仁政平之治之勿作治功言

今有仁心 三節

今有節即當時不以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上文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意指當時之君活者勿蕪臣言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聞非必有實心

不補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不行先王之道上字實指仁政與上堯舜之道稍異此道蘊於中則為美意此道行於外則為良法

徒善不足以 一節

徒善總上斷其舍法無以成治二句詞雖平而意重上句徒善即上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者不足為政即上不能平治天下蕪澤今傳後言徒法句只輕帶言之見徒善之弊與徒法一般法其可廢乎哉故曰二字章內凡三見俱從上面斷語非古語也

詩曰不愆不 一節

引詩言用法必善於治以起下法所當導意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舊章則斟酌停當周悉無遺故率由之自無愆忘之失先王之法正舊章之當率由者而過即是澤不及當時法不垂後世意此二句乃反言以見其必無過也

聖人既竭自力 二節

聖人節言聖人立法之善見其所以當遵也聖人二字總提在前二項當在  
人身上說但上二段輕只起心思一段所云聖人是自古創制立法者輸贖不  
過用法者耳竭自力只辨得方員平直之宜至於欲為之非規矩準繩不可竭  
此耳力只辨得清濁高下之殊至於欲正之非六律不可心思所以經畫治天  
下者仁政所以流布治天下者聖人之心萬物一體渾是至仁其心思所竭無  
一念不到無一處不及乃盡吾心之分量非有加也至於欲覆被之使天下各  
得其所非仁政不可仁覆天下兼當時後世言聖人立法之善如此况後之為  
政者而可廢法乎

故曰為高必因 一節

此節申明為治者所當遵以結上節意繫上頂上說重而必字為高必因立陵  
因之而高易就也為下必因川澤因之而下易就也先王之道正是以仁心而  
行仁政者因之則用力甚逸成功甚易不因者自作聰明舍逸就勞舍易而難  
而治功終無成矣不智謂不明治體也

是以惟仁者 三節

此二節總是責為君者當行仁政是以字承上來惟仁者即有仁心以行先王  
之道者高位二字要發得醒憑高而施所及者衆惟仁者在此乃藉此位普闡  
澤元根福世蒙恩其責無忝故曰宜若不仁者不在高位其惡只在一人  
今在高位是使其惡分布於大衆也惡乎宜

上無道揆也 一節

上無道揆一句正不仁而在高位下都根此句來是播惡於衆之實無道揆道  
字即先王之道無道揆謂不以道揆乎事物而輕重緩急顛倒錯亂即此便無  
法可守了無法守言法度紊亂無可遵守也法即道自上行之則為道自下守  
之則為法二句串說重上句註中由字故字極有分曉不信道不信度承上二

句申言之。而犯義犯刑。又其流變矣。道雖人所本有。然不揆則不信。此道之可行。無道揆自君一身言。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寢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皆違道而行。無不犯義矣。法雖朝廷所立。然不守則不信。此度之可遵。不信度。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寢說下來。由是在下細民。皆冒法而為。無不犯刑矣。犯義雖法所不加。而理則可咎。犯刑未必入於吏議。而法所不容。此皆捕惡於衆。處上下已無紀綱。其何能國。之所存者幸。是決其必亡也。要之皆起於上之不仁來。正見其不宜在高位。

故曰城郭不完

一節

此節雖決言不仁取禍之速。亦止是申明上節意。故用故曰字接之。上無禮與上無道揆。應下無學至無日矣。與下無法守至幸也。應城郭三句。言不強而已。田野三句。言不富而已。不強不富。未至於喪。總非災害。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教民無其具。斯下民人不知學。奸民並起而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

至末

此四節。總是責為臣者當輔君以行仁政。方蹶二句。詩人刺厲王之臣。孟子引以起下責時臣。蓋無然。泄二句。蓋居既不仁。而至於喪亡。無日。正天之方蹶。全賴忠臣義士。竭力以扶王室之衰。而猶然。泄。則將焉用彼相哉。泄。東周時語。沓。戰國時語。辭不同而意同。以此證彼。欲人之曉其義也。註急。緩悅從。不急收。正是泄。正解本節。只宜含蓄說。若十分透露。下不消引時語。來解泄。矣。事君節言泄。之實義者。宜也。蓋繩愆糾謬。是人臣之所宜盡者。故曰義進退如升降。上下是也。禮是一定之節。先王之道。即仁政。非則謂其不足行而詆毀之矣。二句。摸寫他急緩悅從。不急收。正意思。與下節每。相反。上猶沓。也。此方時語。以見其可惡。此猶沓。也。正指此等人。以見其可惡。字。不。苟。

故曰責難於君

此節總申上三節意。責難陳善。但指以仁。心行仁。政說自事。言則為難事。自道言則為善道。責難不是苦口逆耳。先王仁政無難。者對世主言耳。開陳善道以告君。使君舍所欲而從我。和心便閉塞了。閉和主靠陳善。而陳善閉和。止責難中事。恭敬一也。自尊君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言謂之敬。分屬之互文耳。要知此恭敬不是外面虛文。都根臣心裏誠篤中來。謂其君不能其難與善。而不以難事責之。不以善道陳之。此便是不恭不敬。故謂之賊害其君。歸重此句。見泄上之不可意。末繳君人者。思及於喪無日。臣人者。思及於賊其君。能不愧然。改而必行先王之道。而平治天下耶。全要得孟子責成君臣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 全章

問前二節是法堯舜。後三節鑒幽厲。果而平否曰不然。鑒幽厲正所以堅其法。堯舜之心。總重一法字。法者法其治民之仁也。故此章以仁字為主。而平字在。畫字首出來。規矩不即是方員。而方員之理畫在其中。故曰至惟聖畫倫。凡其

由之身法。心法皆足為天下萬世之準。故曰人倫之至。即至誠經綸大經之意。此在理上看。不拘常變之勢。亦不泥異同之迹。無過不及。何其至乎。

欲為君畫君道 二節

欲畫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證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道二句。不宜點。君臣亦不可以仁不仁平看。只重一仁字。蓋道只有一自一之中。妄生一對。待則一者分而岐。路出仁與不仁四字相連緊。以出此入彼發之為得。

暴其民甚則身 一節

甚不甚俱以禍言。不宜以暴其民甚連續。蓋暴總是不明不仁。豈有甚是禍之

甚不甚也。上三句是生前之禍名之曰幽厲三句是沒後之禍幽厲不是指幽  
王厲王是刺其暗與酷而然也。須虛看把放勳重華來形之方為有情。

三代之得天下 全章

仁不仁各兼心政說而以字要玩天下惟仁可以聯屬人心而天命以疑三  
天下所由得者此也不仁則人心離叛而天命以去三代之天下所由失者此  
也國之句藥國得失之機同於天下正寓微當時之意興者盛也不止於存廢  
者衰也未至於亡亦然者亦由於仁不仁也用是而知上自天子下逮庶人其  
所以保四海社稷宗廟四體者總不外乎仁也苟不仁其禍不旋踵亦理勢之  
必然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就暴民上言中言下言不仁凡縱欲滅理處皆是四  
海以土言宗廟社稷以祭言四體以自身言。至則能保其所有死則不能保  
其所有故註總曰言必死亡末節直戒當諸侯致亡者皆不仁也惡醉強酒  
是深微其不能免意通章中諸侯上說。

愛人不親及其

三節

次節雖即上節之意。須要着行有不得者皆又求諸己一句已字與身字自字  
三字血脉相連工夫全在一個反字。能反即能正。正字便無工夫矣不得與反  
求即是上節事亦不必規定實講。須渾上發之。大凡天下與己不屬分外而不  
得人心者。即從人心求之。則愈不得人心之歸。而又從於吾心諉之。則愈不得  
矣。畢竟從人心收拾本心內來。又從本心收拾處。合於人心來方謂之反。  
者約也密也。點檢精密。身有不正而人心豈復有不我附者乎。故曰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時。說愛人禮人若交鄰之類。不如泛說為佳。仁智禮俱着心上說外  
貌意輕。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大意於天  
下。蓋有勇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  
合者矣。此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惟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何也。  
行有不得者。不求諸人而求諸己。則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於人而無益。

孰若求諸己者。隨感而隨應。哉行有不得。節是緊承上文而發明。及其仁及其智。及其敬之意。引詩專重自求兩字。自求多福。不是泛言。多福之自至。謂永言配命。所以求多福之集於我也。須以我身為主。乃得引詩本意。

人有恒言

一節

此不是言恒言不知其序。又不是知其本之所在。只是揭出此本以示人。故采恒言推及之也。大抵天下之有補治道者。不必皆聖賢之格言。即庸眾常談。亦有可採。人之恒言。輒曰。天下國家。殊不知天下之本何在。於國耳。九圍承必四境為之基也。國之本何在。於家耳。却圻向化。必閭閻為之始也。家之本何在。於身耳。吾身之檢飾。誠至有以樹一家之儀刑。然後國與天下。且次第理矣。三句只一直說下。如以序言。則當云。宗國天下。今云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繼之以國也。覺本註不以聖賢自然語意。三本字。無有治亂在內。要言治一邊。

為政不難

一節

為政是欲德教四達。天下無有梗化。孰不以為難。其實不難。有個大機括在。不得罪於巨室。句。重巨室。是先朝舊臣。聞見最多。最廣。且係國人之瞻仰。最難力服者。得罪是非。理致怨。不得罪者。亦非曲意奉之。只是修身使舉動合理。如好惡當節。禮樂征伐。出於正。一無可議。不致其怨。怨也。修身就在不得罪裏。不必另講修身。而能感動得巨室。令其心悅誠服。而向慕。使自近及遠。一國慕天下。慕而德教洋溢四海矣。不曰政教。而曰德教。便是以德為教。正所以無得罪巨室處。可見為政者。其機括在巨室。其本源在吾身。更不假外邊勢力。只一正身便了。何等甚易。

天下無道

全章

問此章舊作。齊景公獨能順天時。有非其說者。須作不能回天。上者在首節截。上是天之當順。下明天之可回。惟景公之不能回天。而深望當時之好仁也。此



說固好。然全章血脉與所重何在。曰此章須要一熱字。上面大與強字及衆字皆盛其氣焰。以薰灼當時而當時炙手熱心。不得不為之役。此所以隨景公之湯而顧天之無從也。不知執者勢也。仁者理也。欲煇強大之焰。畢竟從清冷一念以沃之。若文王發政施仁。即商子孫之衆尚不能違。而如燬之虻頓熄。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而奈何當時之不然。信熱而不以濯矣。把奸仁作主。以天字貫。反覆示當時以回天之道。借一涕出字以形一耻字。發他羞惡的本心出來。此亦本章血脉不可略過。

齊景公曰既不 二節

耻字全要激發他強仁的意思。景公之女且。惟不能自強。故不免於人後耳。猶說謂景公能順無道之天非也。景公之齊。即桓公伯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猶足修德自強。而奄上然嫁女蠻夷。非順天之事矣。若以受命蠻夷為順天。恐非聖賢訓人之意。全要體認。

如耻之莫若 三節

如耻之節。正勉之以回天之事。耻字根上說來。正激發當時之君。師文王有大國之所為。而效文王意。主發政於仁說。本修德來。大國是小國中之差大。若作強大之國。與如耻之意。脉不相貫。五年七年又參之時。是聖賢之論量不苟處。雖勢有難易。總是言其速也。為政於天下。即無敵於天下。而存不足以盡之。蓋師文王則大德也。大賢也。理也。理得而勢在其中。其回天之要機乎。至此則無大無小皆為吾後與。天志之美。引詩及聖言。正文王為政於天下。義以見其可師也。商之孫子六句。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臣也。殷士二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用。而助祭於周之京也。只平七輔與本註解稍異。仁不可為。衆三句。俱孔子言。仁字從靡常來。衆字從其麗句來。不可為衆。猶俗云難作衆。去抵當他。此句自文王說國君二句。又就文王而泛論其理也。無敵即天下皆為吾後之謂。要說得與文王相關方妙。今也以下。又即上小國師大國二句意。

而再提醒之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不濯而執熱則熱必不可解不行仁而望無敵則無敵必不可致濯在未執熱之先仁在無敵之先引詩重誰能二字言誰能執熱而不以濯見執熱者之必以濯則信夫無敵者之必以仁欲為政以回天下者曷可不師文王哉

詩云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諸侯也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此兩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也李註下是以二字緊承天命靡常言不必說商孫子周臣故殷士亦周臣

不仁者可與言

全章

問此章重自取兩字然矣自悔六句往有以借人與家以形國專重末二句者何如曰不然此六句作三平首節不仁句盡之須着人主身上看正是自取之實蓋首節提出不仁兩字安其危三句正是不仁下面引儒子及聖言以發明敗亡之禍由不仁自取故重到入必自悔六句上去自悔着戒絕天理者自

着傷敗發論着自伐蕪上二意而盤盤急放一邊猶多止應不仁之人與亡國敗家之有章內言字意言者敗亡之理也

小子聽之清新

一節

清新濯纓二句口氣不平下句全在矣字上發出丰神來言天下惟濯纓最貴惟濯足最賤然濯纓濯足非有定額惟水清為斯用以濯纓濁便移而濯足雖欲與清同濯不可得矣雖欲與濯纓同貴不可得矣講此二句雖未露出自取便隱上含得傲揚人意乃佳前孺子歌詠處雖出無心然說濯纓要得貴用口氣說濯足要得賤用口氣

禁紂之失天下

全章

問此章勉當時之行仁須重今天下有好仁一句然矣而又加七年之病一節何也曰仁是當時對證的藥心病還從心上醫故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仁也正救人心之藥石也但首節先提服民心之機在仁次二節又本民心之欲

來以見服民者不可不盡仁也。此三節通論仁可以得民。末三節方是勉當時之急於行仁也。今天下節雖重。還要重到苟不志於仁上去。見今之憔悴已深。病根已重。行仁速救之。則早一日收一日之效。而緩一念即貽終身之憂。故七年之病二句。往以深仁厚澤影三年殊不得本旨。此二句必須照下不畜起來。見七年之病已深。而求文不可不速。方與此合。下四句不過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耳。非至此乃言當急也。然則行仁者尚可濡遲乎哉。天下之民不有所離。則不有所為。那邊離畔之未極。便我這裏歸往之未盡。故桀紂毆民而民始歸於湯。武不仁毆民而民始歸於仁。人須知去所惡乃益就所欲。毆民節只是得歸仁意耳。非有兩層。故下節今天下有好仁處。不曰民歸而曰諸侯皆為之毆。正以毆之即歸之耳。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為之毆。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前後節上相應。今天下二節要看倦上屬望之意。

自暴者不可與 一章

不可與有言。亦總歸於不可與有為。原是一串意。言自暴之人雖與之有言且不可。其餘一發不消說了。至自棄之人雖未必一無可言。却斷不可與有為。須知不可以有言有為此二句。是絕之上詞。非斷之上詞。言非禮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為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慢說吾身必不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令看為妙。

仁人之安宅也 一節

仁人之安宅。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上孟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棄之罪。通章語氣。天下有一等自暴的人。專要非毀仁義。有一等以自棄的人。又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不知他是凭麼見識。我看來仁人之安宅。義乃人

之正路。豈非至美而無可非。自有所能為者哉。而柰之何其舍而弗由。曠而弗居也。是真可哀也已。通章只是言暴棄之人。自外於仁義為可哀。要得氣脉貫串。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為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全自性善上來。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即性善堯舜之旨。朱子謂七篇之中無非此理。旨哉其言之矣。

道在通而求諸 一節

問時有重天下平者。此意何如。曰非也。此指孝弟為仁義之良發明率性之道。總重道在通三字。事亦道中之事。即是體此道者。道在通而事豈難乎哉。此亦一串者不可平對。况此處不是論治術。只借天下之至遠者。以形容親長之道。為至近安可重乎天下乎。此為全仁義之良而暴棄者發。故以孝弟醒之。極得旨平。非平天下。蓋平此心之謂也。此心且孝弟何人無之。盡人全孝弟則盡人全此心。而心無不平矣。天下在寸間而一掬遍宇宙。何其通哉。親仁也。歟。

義也。所以達之天下也。

居下位不獲 全章

問此章與中庸何別。曰中庸段上推出一個前定來。此一直壓到誠上去。蓋君民親友由誠而推。明善為誠而設。是誠之不可已也。須在首節截上。是明人之當誠。次節末節當誠之由。全章總重思誠兩字。誠是先天的直體。是涵之為至靜。而惺上活潑。又為至動。人能全得未發之體。便是止至善為至誠。上至吾心先有一點靈機不槁。而以我靈機感人靈機。則形格而神通。迹殊而理一。君民親友未有不動者。倘有一毫不至。尚有私意未融。何以動人。故誠不可不至。而至誠是成功。上夫在思誠起。故曰思誠為入之道。思字功夫。即是明善。道無天人之別。天道提出一個性體來。是本來所以生者。不可作天之天。此天字已落在形器中。人道不過是率此性耳。與自成自道例看。為得人同。此天同此人。故理實而心貫。動字即天下歸仁之意。不必專着乎人。而必人上我動也。禽獸妄

人下愚不移。雖聖人亦且如之何。

此引中庸思誠之言。蓋千古道學無出於誠之外。一切感通必起於明之誠身。所以思誠為人道之當。蓋誠與不誠異。而天下應遠因之矣。通章只是要人思誠末節。不作能誠之驗看。凡人意念一到。真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禽獸可化。以人懷血氣心知之性。其情慾嗜好。語言動作。與我俱不相違。至誠德極其盛。必定潛移默化。任其頑冥不靈也。變易其心腸。轉移其志慮。他原不是用意來應我。却自然不知不覺。精神通洽。故曰動物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中生無所逃。而待烹。只緣誠非至誠。故不能格。晉獻耳。至誠而不動者二句。言必至誠然後可以動物。如一不誠。決未有能動者也不誠。句亦須重看。與中庸可離非道。孟子無是餒矣等不同。

伯夷避紂

全章

問此章與後面例看何如。曰盡心章重養老。此重發政施仁而老亦在其中。故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一句。是一章之大關鍵。上二節是得人望可以服天下。說得文王為政於天下。處而上文善養老。內有許多治岐之政在其中。故末節無非勉當時以師文王耳。為政內點人歸衆心。相二意。首二節一串說下。不過把二老做個引子。須滾下重其子焉。往句。一居北海一居東海。未便是長往不返。只是待時之清意。自北海東海而歸。皆仁政所招徠也。重歸仁邊。不可以避亂。歸仁平看。作是起而在西伯之位。興是奮然感發之念。歸是自海而歸於岐周也。吾聞句正發蓋歸之意。大老以齒德俱尊。言以大老視天下。則有父道以天下視大老。則有子道焉。往者子視父以為進退。且就歸心言。春即是身歸之也。此正文王為政於天下。處行文王之政。不專指養老如制田里。教樹畜。皆是七年甚言其速也。為政言必得人望。以倡天下。皆歸意。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而此可取效於七年。文王之化。僅怙冒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蓋惟戰國之時為然也。必字是決然之詞。

求也為季氏宰

全章

問富國者剝民脂膏斷民命脉與強戰何異而獨罪強戰哉曰富國之罪固不可救未嘗窮殺人縱民受其病未必至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以破當時好罪之念即連諸侯為次任土地者為次而善戰之罪益無所逃矣連諸侯者不至親殺人辟草萊者亦不至於殺人故罪為次罪不容於死要玩不容二字一人之死不足以贖萬人之命縱死猶不容他正以盈城盈野之禍為慘耳強戰上地甲兵之強以戰也不可作勉強之強字

存乎人者莫良

全章

問往以良字作觀人上看唯眸子最可觀人也此說何如曰非也良字畢竟虛說為是且存字亦對發字看是人心之存非如五官百體之說蓋人之心畫則栖於目夜則栖於心故人之存者不可測而唯眸子為最良是顯微之闕隱鬼之蔽故曰莫良下文正發一良字下五句總是不能掩其惡須重不正一邊聽

言觀眸子是一套事不作兩層人焉瘦言不正之不能掩也胸中可不正乎哉看不能掩惡看瘦字皆是就惡一邊說蓋人必惡藏於中而外詐為善狀乃謂之瘦孟子見人惡可匿若眸子則其神之流注自不可匿試觀眸子之瞭者其胸中之正可知也然而眸子之眊則胸中之不正自然照著如之何而能掩惡耶要重在不正一邊言正以形不正非對言也但觀眸子亦自有法若心之寂然不動亦觀不得惟以心之聲洩之為言則其心之神必發於眸子天聽其言也澤也然欲以胸中之不正者文之為正則神隨言而呈而眊必因之矣人焉瘦哉非不能瘦於言也謂言出而目自不能瘦也註中云既聽其言又觀其眸子並重非是要聽言以觀眸子總歸重眸子上始得莫良於眸子意

恭者不侮人

一節

此節只重一個為字恭儉不可為自有自然之實念在故不侮不奪此恭儉之真心然也恭儉是名不侮奪是實不啻人之順不順而一點無敢慢無所私的

念頭實上落不在形迹上做工夫故恭儉歸焉耳不然以聲音笑貌為恭儉惟恐人之不順所欲此中之傲慢貪縱為何如而奈何虛冒其名也本相畢竟露出來而聲音笑貌安可裝點得故曰恭儉豈云總見恭儉不可偽為而當盡體。

男女授受不親

全章

男女授受等語都是起下之辭。髡亦知得授受不親為禮。嫂溺定是援之以手。待得孟子權也之答便好說何不從權以援天下男女授受皆坐奠而後取。速嫌別疑也。

附攷按禮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蓋男女之倫易瀆故遠嫌別疑如此。

豺狼以忍心害理言禮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一時權宜之計嫂溺生死大變此時避嫌為輕救死為重不容守禮而忍心以廢人道所謂遇變而通而亦不失乎禮者也。禮也二句勿平重上句下句猶言不過權而已。若過了溺依禮而不授受的。今天下節是髡設問本意。今天下溺矣。要見生民塗炭不容坐視意何也是訝其不從權。有舍所學而從彼意此以枉道為權不知權者也。天下溺二句不過引起末句耳。道字對手字空上說至末句方以直已守道形容之味一乎字是詰辨之詞。手援天下重在失具上。聖賢視天下溺由已溺之豈新一引手。顧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道一枉則失其所以援之具矣。如何幹得故聖賢愛天下之心甚殷而愛道之意猶切也。

古者易子而教

全章

問父子不青善而必易子而教。孔子於伯魚何嘗易子而聽教於人乎。曰本旨說一個勢字極好。此專為不中不才者發也。道其變也不然家庭我方父豈能恣然於子而顧必易子而教哉。易非交易之易以已之子而寄其教於人即為易矣。非必彼此交易也。不親教所以全子之恩。易教所以全父之道。總是

善成其子。

事孰為大

全章

首四句且平見事守並大於天下。下四句貫串必能守身乃為事親。正見事守非兩事也。天下以名分臨我。便有事。惟事親則自有綱常以來。稱首倫焉。故守為大。以賊分屬我。便有守。惟守身則自有賊守以來。稱首務焉。故守為大。事者敬順不違之謂。守者執持不失之謂。然身者親所遺。親者身所出。故能事親當自守身始。不失其身而能事親。如論親於道。顯親於名。皆是失其身而不事親。如虧體辱親。逞忿危親。皆是下節二本字發出上二大字。惟其為本。所以為大也。事親守身不必重講。只重本字。蓋事親乃良心真切之地。故能事親而推之。君長無不可事。守身乃萬化從出之原。故能守身而推之。天下國家可從而理矣。上節一執字。虛。下節二執字。上包君親長。下包天下國家。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死者故為大。暗對下本字義。又不可他

本字之意方得解。

曾子養曾皙

二節

引曾子養曾皙。正是說曾子不失其身能事其親。處曾元一段。特借來相形。不可平看。曾子體親之心。全在三不字上見之。必有酒肉是養親之儀。必請所與者。欲得其情而順之。是養其未形之志。必曰有者。喜得其情而順之。是養其既形之志。然養志不專在於飲食。特因其事以見例耳。將以復進。承上不請所與。及曰無二句。推其意。此亦是一點孝心所為。但於理上看。不透。故不能順親。公物之志。只知養其口體耳。夫事親而僅養口躰。子與親猶為二也。惟如曾子這等樣養志。則精神意氣流通。罔間。庶有以還一本之初心。竭不匱之極。愚豈不可哉。而何莫不自守身中來耶。可也。只是許之七辭。勉人意在言外。註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乃在人身上說了。程註看得可字太刻。孟子原無此意。據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是曾子之養志。處非曾子不能。人都把此當飲食細事看。



謂不足盡曾子養志之孝。其實不然。要看數個必字。曾子真是能以已心與親心相聯屬。貫通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餒一餘。亦看個親意所存。總能如此。必之云者。言每食必如此。無一次間歇也。此非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安視膳之意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可做尋常末節看。豈不守身者能的。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如此認方精細。

人不足為適

一節

問大人格君之非。是過之已形者乎。且格者物之取正者也。格是有形的。格局強。君就我範圍。不必彼此拘迎之勞。不然是繩愆糾繆。又似適與間了。却是諫臣之事。非大人體度。且格君非者何如。曰格君非不似我以格範君。全是大人以其身為君之範。而大人即是一個格。故此句全重大人兩字。大人不著位望。上看平昔道德意重誠疑心端。正上自家絕無一毫非處。故正已物正德。

化神。而君心之非自銷自錄。不待已形。亦不必納誨。而和心盡釋。即是格。上字借來形一正字。惟大人能格。一事不分作兩截。是大人自家把身做君之格局。而令其潛孚默化。不知所。以然。即至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之說。此神功也。化功也。故下文用一個一字極妙。見為相有體。不消去用行政上去。祭也。加工夫。只是我患非大人耳。若是大人。君非盡格。使他無不仁無不義。而念頭盡歸於正。則人政豈有不正者哉。而國尚有不定也。定國不過是一正君。之外更無別事。而正君全在成人。又何必專責於君也。此之為相體。君仁三句俱在心上說。念如此。是為莫不時有着人政上說者。非君正莫不正。即上仁義二句便是。此疊上語不作兩層。并上二句是君心之純。一正君下面方補用人行政來。定國字面亦無力。雖中間有許多事件不必講。亦不必重。只發一正君便了。一正君而國就定。何等省力。何等神效。又何等濶大信乎君心之當格者也。

有不虞之譽 一節

而有字當活看。毀譽不是定論。虞度也。自他人說未有實勝。君子自期名譽者。虞與全相反。修行本以自完。故曰求全非。求免毀謗之謂。大都行修而蒙譽。人固預虞其至。乃行道多虧。本不足以致譽。而偶然得譽。是出於料度之外。故曰不虞之譽。負垢而蒙毀。猶曰彼自不全耳。乃砥礪自完。本可免於毀也。而故以毀言污穢。使不得完全致毀。譽原非是非之公。而况出於不虞求全者乎。此見愛憎之口不足憑據。須是管顧自家。增修檢飾為是。

人之易其言 一節

責字畢竟在失言之責上看。時說以責任破責字。大悖不可從。夫人謹畏之心。每生於有所懲。而縱肆之心。常起於無所儆。今人之輕易其言。開口說我要做聖賢。我要幹天下大事。此等反浪。由平日未遭失言之責。故養成躁誕之愆。責是言謬一失。被人徵色發聲。而罪責之。此為常人而論。若君子之謹言。則豈

待有儆而後能哉。大抵天下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往輕易其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責。則知其為之難。豈敢輕易苟說哉。此說非注意

人之患在好 一節

章直 此章見人不可自足。當作一句串說。

全不重論為師之道。只重戒人自滿。病只在一好字。患生於好。來為人師。非必喜於為師也。一假自滿之心。祇見我可。師人足已。不問便是好為人師。如云好臣其所教也。如此終身更無進步處。故為人之患。

樂正子從子 二節

正子失於所從。孟子亦來見我之說。極是鑽心咬肺。令人不可當欲其自思而得之。故下文專責其遲慢之罪。而正子勇於受責。是徒明罪之小者。而不知失身之罪。更有大於此者在也。故因其不悟。而下文切責之。

子之從子教 一節

日書高朱卷三子

此節全看學古之道三字。得道深則看得世味深。且把得趨操定。孟子動不動說一個古之制古之道。古即先聖也。守先王之道以待來學。何等擔當。作何氣緊。而依於勢利間。猶今之人也。

從於子敖來五字。極有含蓄。孟子雖明責其從王。驩然亦不顯言王驩不可從。處作者須說得渾融方妙。徒字不意字以字俱要點撥。徒但也。言但知有此其。他神亦顧了。古道不外仁義不意學古道而以餽餒。正見志趨卑陋。有負所學。意只將此意發揮。勿直說破失身匪人。較得孟子渾含口氣。樂正子之從子敖。是一時見不透視。做不緊要的事。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

不孝有三無後

二節

間不告而曰猶告。專在無後。則無後者。皆可徑行自遂乎。此雖根無後來。須要看他一片委曲承順的心事。不專是無後。便是猶告。蓋告則廢親之祀。不告又違已之心。欲順親而於不得順時。權其尤重。則告而盡子之心。其孝小。不告而盡子無窮之心。其孝大。是以心告。不以迹告。無愧於心。即無愧於親。無愧於親。即無異於告。此達權之君子。潛體其心。而以為猶告耳。若非處舜之勢。而口實乎舜。竟以不告而娶。奚可乎哉。終與不孝等矣。

全以孝字為主。言舜之不告而娶。乃其所以為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請猶告處。全本孝字意發之。

仁之實事親

全章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問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甚緊要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熳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二者。俱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裏面事。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弗去。只完得個知。不可作兩層。若用定見定守等語。便大謬。如知得何等樣是事親。何等樣是從兄。便已確然有定。不使浮游之。

見而可之識得搖惑而奪之故曰弗去云乃所以為知若一去則不成其為知矣是也二字不可輕放過言知之所以為實者全在此處樂則生矣五句與上是也兩字相對蓋深者其為樂之實耳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見其為孝弟之極也此章只論仁義便是親仁也敬長義也意思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然必有智之實以知之禮之實以節文之樂之實以和樂之然後謂之能事親能從兄而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存疑云此章五個實字文勢雖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個本領知禮樂之實却是為此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固如此

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強自然有樂地耳惡可已猶在心中手舞足蹈則形於外矣須知手舞足蹈處是樂上却不在手舞足蹈上仁義是人性之總名智禮樂亦性之隨在而異名者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

讀此章要識孟子責成於人意說仁之實事親是也就教人從事親上求仁義之實從兄是也就教人從仁兄上求義餘做此

天下大悅而將 今章

此章全重舜盡事親之道而警駛底豫一句不得四句是事親的念頭化與定是事親的感化大孝繼承上文來惟純心於孝而孝足以孚乎人此孝之所以大也大字不重化人亦不重義足以化人只重他用心純篤自非常人所能及耳故此章得字輕順字極重瞽瞍原是不順的人舜以真心潛化他而使之與道為一即人情所大快者毫無動念其孝之大為何如視天下悅三句要玩一視字在心上看人惟看得天下重則天下足以動心惟看得有重於天下者則天下輕而天下何足以櫻其念也故以天下視已則吾身重以吾身視親則親重所以必欲盡事親之道如此不得四句須側下順親去中間有化之定之許多感格的工夫故下文盡事親之中須重發此意底豫不是悅樂之謂是與道

為一。即上文順字也。定與化俱重。為子一邊。此二句輕。不過是事親之應耳。惟盡其道。故有此應。復有一毫之不盡。何以得此於天下哉。此皆純心之所致也。故曰此之謂大孝。

舜生於諸馮

全章

問先聖後聖。扼定在舜文。而揆字作以我度先後之聖何如。且地與時平對否。曰非也。舜文不過舉其相去最遠者。以形容亘古亘今。先天後天。或以帝或以王。或以師或以相。皆在其中。非專定舜文然也。揆字是道體斟酌處。故此章不曰心之同。而曰得志行中國。若合符節。可見未發之中。與中節之和。人上同具。但心體是靜存的。其昭合易。一發動於念頭。屬志念頭行出去。便有過不及。而昭合難。揆即中節之節。心志運動處。所謂物則也。一字與上文合字不在事迹。上比勸。欲其一一相同。中間或與時推移。隨勢流轉。不拘於迹。而通以心。萬古無有一毫不合者。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也。時即地中。須一氣滾下。不必平對。

河上三節。截上舉迹異。而道同者。以托明聖道之無不同也。得志二句。時有云。懷保即不虐無告之心。敬止即精一之法。此意亦好。不知渾發為妙。必曰得志。又必曰行中國。數字不可略。大凡窮居無志可行。不論聖賢。即常人念頭未嘗差失。一着志意舒展時。世味浸淫。最難把守。而行即行其志。合即合其志。故以為難耳。

揆一正申。若合符節之意。先聖後聖。就是舜文。不必推開說。其字指先聖後聖。若作後人揆之。其字似說不去矣。揆即道。揆之。揆乃聖心。所以裁度民物。參酌時宜者。從來聖人許多事業發揮。全從真性中流出。真性萬古無兩。揆度安有不一。何論舜文之先後哉。此說另一見解。亦覺妥貼。

子產聽鄭國

全章

問子產亦是無心之濟原。非邀惠於民。而孟子譏之何也。曰此亦恐人以小惠結民者。托之子產。故借此以示王道之當行。須重平其政三字。而惠而不知為

政是一篇的大綱十一月二句。正是王政。但舉其濟人一端以既其餘。平其政即濟人亦在其中。而博施濟衆無肥瘠之偏。無遐邇內外輕重之別。故曰平。如因民之所利。老安少懷。萬物各得其所。則恩布何妨於用威。辟除行人亦居尊之大體。奚必煦之以恩。結人也可也。以下不必濟焉。得聯下至末。是不能濟。溲濟人豈為政之體哉。

聽節國之政是秉國之均。以乘輿濟人。即不平謂何之意。平其政如平天下之平。有二。夫政指王政之全言。所謂盈縮其紀綱。操縱其法制。使人各得其所。彼無有餘。此無不足。意行辟人。可是尊卑各分。躰統宜爾。以出行言。因子產出行濟人。故舉而反言之。子產以乘輿濟人。此蓋偶然之事。以大夫而愛人如此。以故百年之後。里巷猶有稱焉。曰惠而不知為政。然平日子弟誨之。田里植之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閭井有伍。子產豈不知為政者。但偶逢徒涉。遂以乘輿濟之。固非不務為政。曰履水際而導以乘輿濟人者也。洧出西山至近。

濟乃合流。平時深及膝而已。春秋之間。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產乘輿濟人。特月無紀。豈其十一月不成。扛梁止假乘輿。或孟子恐人崇尚小恩。有垂大躰。乃借此以立論。非直謂子產不知政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

全章

問全章重君之視臣如手足句。下二段借待之薄者。以形其當厚總之。無寬不讐。無怨不報。此固然矣。而臣顧可自處於薄乎。曰此重規君之厚。臣而臣之。自處不在此例。手足腹心。全重一體。相愛周旋。回顧之意。不專蒙躰貌言。大馬則賤之。土芥則殘之。非可以大馬止作愛。而土芥止作賤也。諫行節正。應手足。今也節正。應大馬。土芥。須抑揚說見君之不可不厚其臣。方得旨。

此章孟子視君如寇仇之言。高皇帝欲去其配享。又欲為孟子節文。自今觀之。果非臣待君之言。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諫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聞有寇仇章。介視君者。縱曰不合。有去而已。豈臣子之言哉。

無罪而殺士 一節

而無罪極重刑殺自不可廢但及於無罪則哲人自當知幾士之上有大夫民之上有士人君暴虐之慘其勢必以漸而大夫士民其勢相為低昂故見幾便當去當徙一失其幾將同入禍門後雖去欲徙而不可得也有位曰去無位曰徙為先風而翔蟻先潦而徙蟄先寒而閉君子及時見幾豈待殺士戮民醴酒不設穆生已先去楚黨事未發表門已潛士室夫

君仁莫不仁 二句

君仁君義指心上言莫不仁義以發用上言凡君天下君一國者一存心制行所係不小須是件上在仁義上始得君之存心皆諳然精意由是仁義所周所遇民便恤遇物便愛遇紀綱法度區畫停上當上却無有不仁不義者蓋萬化之原皆出於此故也舊以莫不仁義屬感化在民上言雖不差玩來俱屬心上看更是

非禮之禮非 一節

問既非禮義而猶曰禮義何也曰禮義無定形無定跡轉移變化權變隨宜便是大中至正之禮義稍着一拍板執着名雖為禮義而即為非禮非義如父子當親而竟不傳其子禹乃不傳於賢兄弟當愛舜以有在令其富貴而周公以東山缺其斧文王之舍伯邑考孔門之三出妻俱是無道莫信果無可無不可方是禮之禮義之義不然便是尾生孝已膠柱鼓瑟豈得為禮義哉此大人看得理融透跡得精密故弗為耳時有以古為禮義而今為非禮義者固非即有以似禮義而實非者尤非只是不變通便是非禮非義故孟子不受於齊而受宋薛之齊見季子而平陸不見諸子誠識禮義之精者也註以時事分貼禮義者不可依禮義不必十分別總之一是也

中也養不中 一節

此章人重在父兄上中是德性溫純近於中和才是英氣發露近之有為中處

未可便說無過不及也。養字內有稽範有教誨有愛而勞之工夫日積月累如養成花木者使氣日至便滋息漸以生意萌動非一朝一名之故便有待其中才務後已之意。父兄在家庭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樂有資父兄樂其終能成已也。樂字從養字生來有歡欣鼓舞而無勉強苦難意。棄與養正相反棄非不教但急迫以求其成且名以責其效見其難教而遽棄絕之便先自任血氣便涉於不中不和不不能以寸言相去無幾何也。就不能成其子弟說然則養之道其可廢哉。

中也養不中節名文云蓋骨肉之間自相師友歲月之久薰成善之此所以士之子恒為士而天下多中與才也賢父兄之養詎不重哉而棄之何有棄之者或過為姑息而任其納於邪也又或責望之太過使之厭苦而窒其機也非必不置之度外而于一體中橫分賢否之形則其術也為難繼非不與才果其獨善乎抑亦善後乎又不識子弟之不中不才果其自棄乎抑棄之乎竊謂其賢不肖之相去一箇耳

人有所不為

一節

此人字與人無遠慮的人字同當依世道之人說局面方大有所不為說都云不為利欲控動義利關頭把持得緊故能有為不知此是論人幹事只就力完氣足上說為是不為非寂然無為全是平日有張主有根脚不胡亂舉動若此之人自養得靜定守得堅固一遇可為之會便有浩然之氣奮發出來經天緯地扶危定傾何所不可以有為就在不為中看出然亦論理之辭而後字要看得活不可分為兩個時節以窮養達施分配者和差。

有不為是不輕易躁妄去做事非不胡亂做之謂人必不輕有為則藏器足以待成德足以利用故曰足以有為非獨精神會聚能擔當負荷已也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

問時以不為作羞惡之真心如無為其不為無欲其不欲何如曰此極與註中知所擇作工夫上看者相矛盾不如依註為是大凡有斟酌



舉妄動。鎮以持其躁慎。以去其妄。故能當大事而不驚。處大疑而立成。明瑩得來。故曰可以有為。時有以窮達分者不可依。即前後字面亦

言人之不善 一節

隱惡自是忠厚之道。然亦可遠害。若言人之不善。如暴人之短。發人之私。則人必有忿恨不平之心。顯而謗毀之加。隱而中傷之及。所之至矣。後字對目前而言。其如者。言無奈之何也。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

仲尼不為已 一節

不為已。某猶做得恰好之謂。孔子之聖。是生民未有的。然據其生平行事。都是恰當至好。何曾加此毫釐意思。而為個已甚之行。如伯夷柳下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斯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斯世無一人可屑去。此便是加此意思。便是已甚處。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總是已甚。此是孟子替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為平易的聖人也。故謂云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爾也。

其字只將論語疾之已甚。唯何其至。在孟皆已甚。來訓便見不為已甚者。不為矯激高亢遠世絕人之行。

大人者言不必 一節

信是踐其言。果是銳於行。信果未嘗不可。但時異勢殊。揆之於義。亦有可以不。必信不必果者。病處在兩必字。必之於信果。便不能無害於義。大人之心。常虛。言行不期必於信果。拘泥膠常。如小人之硬。上害義者。惟義所在。不是義在。而信果。義不在。便不信果也。只是一義為信果。見義必為。則不必於信而自無不信。不必於果而自無不果。信果在義。不。蓋我無必信必果之心。而惟聽宜信。宜果之理。以理為信果。便於性分。無係於外。物無礙言。可法行。可則萬世無弊矣。所以為大人。

論語義之與此。是把義對已見說。言不以已為主。而惟以義為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

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着兩邊。所以不同處。要緊上。及照上。

金齋說之乃是  
笑而心人者不失 一節

此章要玩不失二字。不以一念無私為大人。而以通達萬變為大人。不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而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大人。此專重知識技能。而不識言果真心者也。赤子之心。無智巧。無計筭。純一無偽。大人保養此心。不鑿不染。言一孩提之初。清淨光潔。雖經天綿地。都從此出。即是那赤子之心。靈光發見。浩無邊際云耳。未嘗有外於赤子之心也。譬之果實。內雖混芒未發。而根枝華葉種上。已具。只緣發生時。或傷其根。或損其枝。葉失却果實之體耳。不失云者。保養之而不失也。既保養之而不失。只待時至。根枝華葉自然一一發出來。是謂大人之無不知。無不能。須知此節。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乃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始則純一。終則通達萬變。蓋惟一故能萬。此皆從一生。此二說皆精入理。竅問大人赤子作兩人乎。曰今日之大人。即前日之赤子。原初本體已具。大人體段。非是兩截人也。但不失之耳。不失無工夫。工夫在以前。既到大人。自無工夫矣。心以純一的真。身言大人。不過是惟精惟一。而赤子原至純至一。不為之增。即不減。不為之襍。即不失。非心另有一番工夫。一個道理也。註中不能字。駁人不必說出。

養生者不足 一節

養生者。上字不指人事言。養生如承懽就養。亦不是小事。但為子道之常。猶得以從容自盡。故不足當大事。舊說今日不盡。明日可補之意。恐非聖賢訓人之語。不必用送死乃人道之大變。舍此無所用力。一不慎則終天之恨。後雖悔莫可追也。所以當大事一句。相形歸重在送死上。要見必誠必信意。

君子深造之 一節

四書章句卷之五

問自得與無入不自得并自成自道三個自字同否。曰彼以自己之已言。此以自然之自對。勉強者大相懸絕。道理原是固有。但失而求得不宜。凌躐希頓悟之功。畢竟用循序漸次。不造則不得不深造。則得亦勉強把持。不能自然而得。而深造必以道深造之道字。還作序字看。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自得六句時。雖以裕內利外分看。總是自得之妙。如知止之後。自然有定靜安慮。一般玩。字源字俱重心體融洽上看。且左右逢源。不是身之左右。是心中之左右也。心豈有左右。只是無處不見本體。即信手拈來頭上。是道之說。未句緊頂上六句來。惟自得之妙如此。此君子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不欲其勉強。而得一着勉強。豈能如此哉。自得以下。總是形容心得之妙。以推明所以必深造之意。故全章只重自得兩字。

居安資深逢源。是相通說下。愈推而愈見其妙。以深著自得之益。若把裕內利外兩意平層。便不見自得妙處。大抵自得之學。即所謂妙悟。妙悟既啓。靈機自然不待零星補湊。自然一貫無遺。任憑天地間無窮道理。那一件不完。且於此心任憑天地間無窮事業。那一件不起。應於此心。粹然淵然沛然。直個妙不容言。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害事。伯者以力假仁。做成功利也。只坐性急。

博學而詳說 一節

詩書六藝之文。允天地法象。古今名物。皆是於博學中仔細精詳。明辨其理。便是詳說。非兩件事。友說約謂說而友於約也。兩說字正相承。心有定見。而後口有定說也。友猶還也。天下道理。博都從約裏生出來。博學而詳說。其理直欲於萬殊上討究。融會貫通。友而說到理所從出之地。而得其至約之原耳。至於友說約。而博學詳說。皆實際矣。孟子博學友約。即孔顏之傳。二說字亦要玩味。盡為學求道於多言發也。學則不能無言。學之博則不能不詳言。其是就事而論。則千萬而不足就理而論。則一言而有餘矣。看來博學不止是讀書。詳說不止

是講書說約不止是讀這篇書。尋這篇宗旨。博學詳說還是事上學習事上講解。就是讀書論說亦在其中。但約應從心看。歸本心上來。融會到至一之地耳。不是汗漫功夫也。如此看方精。

以善服人者

一節

通章重以善養人一邊。以善服人二句。引起以善養人二句。特講多平對。斟酌善以事言。以之服人。養人則心也。畢竟為善處亦自不同。善原是人所共有的。以善去服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亦不足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己。不善在人。涵育作成。惟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人字快天下字。便說得廣。便是能致王處。天下不心服而王二句。不止是承能服天下者說。他必王。見得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能王者。未之有也。正與上未有然後語意相應。四服字。惟有一服解作勝人。餘皆是人服於我。此章分明是王伯之辨。以善服人如

桓文之假仁假義是也。以善養人如湯之事葛。舜之善與人同是也。然則不能服人。一則可以致王。上道與伯術相去真霄壤矣。

言無實不祥

一節

不祥就禍人上說。大凡口過止於一身。無關於天下國家。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之言。以媚嫉之心。而巧於排沮。使賢者不得有為。從此君心壞。國事隳。天下無窮之禍。皆基於此。天下之大機。二實字同作真實字看。蔽賢者字。就指言說不指人。乃與上言應。

仲尼亟稱於

全章

水哉水哉。正是亟稱處。徐子以水特一物。無關於道。故問所以取水之故。孟子以徐子有躐等干譽之病。故不以孔子發道。躐之本旨告之。而以聖人崇本之心。及君子有本之學。自其病處。箴之。孔子逝者之嘆。明道躐之自然。孟子有本之論。示學者之當崇原。泉略讀做一頭。此正是本。但且勿露本字。出混上不舍。

書夜作一項出之不窮也。盈科而後進作一項進之有漸也。放乎四海作一項會之有歸也。有本指原泉。如是指混上三句。是之取尔。正孔子取水意。蓋惟其源深而有本。故其流行彌滿盛大。有如是也。以水之本觸手。聖心之本故臨流有深羨而取之不費其誦。耳此句正答孔子取水之問。單就水言。暗含人意。意在內。苟為二字承上有本說來。無本與原泉。及兩集溝滄皆盈與混上漸進。友可立而待。與赴海友如是之水。孔子奚取焉。即水而推之。人之聲聞其昭然於外者。水之流也。人之情實其渾然於中。水之本也。名稱其實。君子無所用耻矣。若聲聞過情不久。氓滅即水之無本。易涸者耳。君子能無耻耶。耻者耻其無實行而有虛名。正見君子敦本之學。處戒徐子意在言外。

人之所以異於  
全章

問幾希。直貫到私淑諸人。是邇已之得。統於群聖。即孟子末章由堯舜以來。同看固然矣。幾希作理欵之。閔聖賢筆里之界。為何如。曰此形容惟微。惟右的本。俾上看。不宜專在出此入彼之界上說。四章通以仁義貫到底。而仁義不外執中之中字。幾者真幾也。人心之端倪也。即未幾之中也。希字不作希少之希。是微乎渺乎。只爭此字。是人與物之大關鍵。蓋人與禽獸。不論形體大相懸絕。即性體亦是不同。然而非其所以異也。所以異。全在一點不死的良心。得其正且全者。以為人。這個真幾。至希至微。不覩不聞。正是所以然的妙處。堯舜以來。精一的派頭。至於出此入彼之意。又落一層。不可作幾希的正解。這點真幾。微暖莫測。空洞中露出一點本性。何等微妙。何等可危。故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典知。與能。而氣拘物蔽。庶民所以去。而存之者。惟君子也。自舜至私淑。總是君子存上之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常存而不失也。將叙古今道統。而先以幾希開端。正謂聖上相承。惟共存此幾希。以無失其為人者而已。人異禽獸。只此幾希。若并其幾希而失之。何以自別於禽獸。所以庶民去之矣。而君子則存之焉。存之何如。大舜其極也。蓋天下未有不明察乎倫物。而可以言存者。

何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乃舜則云幾希雖蕪理氣只重理註得形氣之  
正二句極有斟酌由仁義行由字全本心上說來聖心之中仁義渾然全且凡  
有所行只從心体流出便成仁義了謂之曰由則有不知其然而然之意行仁  
義是用力把捉住要走到那路上去此反之上所為也

舜明於庶物 一節

正言幾希之存非不待存而無不存也明察行處都是此一點靈覺流出來正  
聖人之明炳幾先知幾其神處明庶物四句一串說下不分生知安行明與察  
不專屬知兩間所有總稱庶物人身所屬總稱人倫其間經緯料理使物上各  
得其所經綸周折使倫上各中其序總是明察之所及由仁義行謂本色仁義  
已根於心而行於倫物之間行之而有藹然不容已之意便是仁行之而有秩  
然不可紊之意便是義却由那本來底行不待安插布置非以仁義為美而勉  
強行之也二句是一正一反上行字不着力下行字方着力下句轉說以是上

意耳此舜之獨全幾希所以紹帝堯精一之統而開萬世心學之傳與明如鏡  
之照察如照得纖悉蓋庶物至賾但識其理而已人倫則理之最切要者一毫  
不盡分便有欠缺必須詳細精密耳由仁義行即從明察處由而行之也以生  
知安行平對者的非舜何以說明物察倫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敷土濬川及  
他亮采惠疇慶蓋天下物理皆為處置一遍故下一明字其去人倫父子遇着  
瞽瞍商均兄弟遇着傲象君臣則由有鰥登庸拜相以至於帝夫婦則尚帝女  
且娥皇女英二人此其極難處者舜種上周折明盡慶之各上有倫故下一察  
字由仁義行可見舜此身渾然仁義了仁義即我上即仁義將此仁義行之耳  
若行仁義則仁義尚為一物我欲去行他也

禹惡旨酒而好 全章

群聖之事特各舉其切要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於此也叙事各要發出  
憂勤惕勵存亡不已之心來方見得保合幾希之理慶禹以遏欲存理言人心

惟危直是陷阱坑坎。却在人之最耽樂處飲酒濡首。勢所必至。禹固已先見之。而絕其禍。是何等隄防。天下最有益於身心治理者。莫如善言。人只一自用。便棄之勿聽。禹知此是啓發道心之良藥。設鞅建鐸。心誠好之不置。是何等正訪。好惡不必推開。註各因一事句可見。湯以立政用人言。執中就事上說。未應事前中在何處。執得須事未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及總可執而用之。執中凡事無偏倚端。皇極也。立賢無方。重在不問賤的一邊。賢者不拘世類。廣任用也。文王以治人修己言。如傷如痾。瘵切身。曾不是過。未見如畔。援敬。羨不入於心。可見兩如字要發揮。須玩註兩已字。兩猶字。總是形容文王一個無窮之心。以至難緩者。視民難窮者。視道非真有所傷。非真未見也。武王以遠邇言。各兼人與事。聖人之心無遠無邇。一於敬人如侍御。僕從事。如起居食息。所謂邇也不泄者。不親狎。忽略也。觀其綴衣虎背。皆知恤刀。劔尸牖皆箴銘可見矣。人在隱微側陋。事在四海九州。所謂遠也。不忘者。不輕忽。遺忘也。觀其建侯樹屏。所以

備燕豐貽謀所必周可見矣。註德盛仁至。總承不必分貼遠邇。

### 周公思兼三王

#### 一節

生三王之後。繼三王之責者。周公也。三王往矣。四事蓋爛然可述也。思字貫下。兼三王施四事串着。言思兼三王之四事而施之也。玩一思字。尚未見於行。只是心欲如此。四事註作上四條。恐未必然。此四事何足以盡三王而公之欲兼行者。亦豈止於此。蓋三王本是四個人故事。亦是四個人的事故。謂之四事。而上四條事亦在其中。若單指上四條。則如惡旨酒好善言。即時異勢殊。豈有不合者。不合不必拘在四事之內。四事之外。只是舉行時。豈無特勢有碍處。但以特勢觀事。則事各有宜。不能盡同。因事觀理。則理可以相通。而無間。故事初不合。而理終不異也。須思其理而後可行其事。仰而思之。仰者以臣仰乎君。以今仰乎古也。思是思其理之一。得是得其理之一。繼日而思。非好勞。直欲三王之精神自我而冥會之。而不至於四事之盡合不止。坐以待旦。非欲速。直欲三

四書章句卷之五  
王之心法不崇朝而遍天下。而不至於四事之盡施不止。要知行非蹈襲三王  
事為之迹。亦是會其意而行之耳。此是何等用心。以維世道。總見君相異位。先  
後異時。而憂勤惕厲之心。則一所以存幾希之天。而上繼堯舜之統。下開孟氏  
之傳與。

王者之迹熄 一節

王者之迹。即所謂天子之事。政教號令。是見於行事者。故云王迹。敦庸是教。命  
討是政。號令以宣布政教者。王迹何以熄。古天子巡狩。命侯國陳詩。天子採以  
觀民。日行賞罰。黜陟周衰。天子不復巡狩。賞罰黜陟之事不行。故曰王迹熄。天  
子既不巡狩。則侯國亦不陳詩。上無制作。小雅不見於燕享。下無獻納。大雅不  
見於會朝。亡乃雅詩不復作之謂。非前此之雅詩亡也。詩亡正見得王迹熄。重  
王迹熄。上作春秋全根王迹熄來。蓋王迹既熄。則多分不明。亂賊所由起。孔子  
於是不得已。假魯史之舊文。以作春秋。所以明王者之迹。使既熄而復章也。

春秋句。只重正名分上。褒貶筆削等意。當在末節義字中用之。一說周制六年  
天子一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不行於天  
下。故曰迹熄。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  
非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若謂平王之詩。雅降為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及列為雅何哉。若黃鳥蒼華。何草不黃。及大夫  
君子憂亂自嘆之詩。安得謂無。或其後遺失不載耳。所以列於國風者。以其詩  
用風聲調。不用雅聲調。故列於風也。使其用雅聲調。則亦與大東。小明並列於  
雅矣。此說亦有證據。

晉之乘楚之 一節

晉之節。乘擣杙。不與春秋平說。當以春秋為主。春秋亦列國之史。猶晉之乘  
楚之擣杙。乘取紀載。擣杙取垂戒。則春秋之紀事時。亦是紀載垂戒。故曰一也。  
其事一句。輕只引起末句。蓋此二句已包在魯之春秋內。此則抽出以起孔子



之言耳。事即春秋所記之事。如會盟征伐之類。獨舉桓文者。以伯者之最強。當時狎主齊盟。其事最多。故春秋記之。亦詳。春秋紀事不始於桓文。亦不止於桓文。而孟子云然者。蓋前者諸侯雖擅征伐。天下正論猶存。至齊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維之。天下翕然歸功焉。正論始廢。春秋為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而如書會盟征伐之文。以詳略煩簡言。曰史者以史守其職守也。然桓文假義而不能取義。史官昧義而不能取義。皆不足以存正。所以有賴於孔子義者。因文筆削。因事褒貶。以天子之事歸之天子。順乎此。有予。違乎此。有奪。所以大書特書不一而書。或削不書。而皆據當時之實。以書大義。數十年炳若日星。此皆孔子以意裁定。他人不能也。曰竊取。是謙辭。非是位不在而道在之意。如以位不在而竊取。則孔子亦為不當為之事。何以令亂賊之畏懼哉。是春秋斷自聖衷。為王者經世之典。存王迹也。續雅詩也。乘與擣枕。可同日語哉。此孔子存幾希。使人心不偷於禽獸。歎功大矣。

君子之澤五世 全章

人心萬古不死。天理先後常存。迹以義振之心。以義維之。春秋之義。即是孔子之德澤。若以德澤論君子小人。大約五世而斬。而况孔子之澤。尤萬世不斬者乎。故生不同時。雖不得為孔子徒。而猶私淑諸人。猶然為孔子之徒也。淑字內包上文許多善字。中字義字。而總之為仁義。為幾希。當與好辨章例看。見春秋之後。揚墨以無父無君。簧鼓天下。仁義之道。所以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明。而今私淑於人。則數聖人道學之源。庶幾有統承之無忝矣。不然幾希之理。不幾乎息哉。

可以取可以無 一節

問時說俱以過與不及與中字貼之。何如。曰不必如此。須把傷蕪一段引起下兩段相對。人知傷蕪之害於介。於是有矯意以示厚者。不知惠之傷與無惠同。勇之傷與不勇同人。柰何不斟酌於可與不可之辨也。故全章以可字為主。不

當添出中字義字來。

取與死生是人之大節。其中却有精微至極道理。臨事者正宜於此處審辨。下決其從違。始無所傷。可以取。可以無取。只是事在兩可。可以取。亦可以無取。耳。若必取之。便有傷於廉矣。下倣此。見君子處兩可之交際。寧從其繁。毋寧失之。污寧守其正。毋寧失之。徇。處兩可之死生。寧成其大。毋寧失之。輕也。蓋可以無者。只是不必然之詞。如冉子之請粟。子路之死難。豈盡屬不可。直是不必然耳。若謂初見其若可。而後深疑其不可。既疑不可。又何為復取之。與之死之乎。且不可而取之。與之死之。直謂之非。庶非惠非勇可也。又奚啻傷而已乎。

逢蒙學射於羿

全章

此書人只就羿教蒙慶定罪。更無人思及羿為篡弒之賊。固為有罪。而此教蒙之射。亦為有罪。篡弒之罪。人所易知。固不論。此教蒙之罪。人所難曉。故追論之。羿本有無君之罪。故於逢蒙之殺。而復重言之。故曰亦於公明儀之宜若也。

曰逢蒙所以重其罪也

逢蒙學射於羿。名文云。且忍。孰忍於篡弒。而羿恃其善射。以恣逞焉。夫善射。有射於食之。而忍及害之。則羿實有技蒙蓋之。而忍及害之。禍之來。有由也。矣。世或不察。出心泉鏡之賊。已伏天誅。則死已。悅而猶怪。裸禱之子。竟忘耶。德則專罪蒙。嗟乎。摠計夷羿之平生。無端之惡。惟教其私。其蓋技於蒙。而不。似亦毫末之近于端焉。而以此輩。禍將無。今天下。人私其技。而不以掛。此其為教首乎。孟子有獨斷焉。曰。夫非。直其無君者。罪也。併其技。而無。亦。羿有罪也。豈惟云于蒙。而不成。蓋亦。亦以蒙而益。多。宜。准。等。于蒙。而無。亦。亦較于蒙。而痛。重。夫以欲得。或相。類也。以試。教。試。孰。作。備。乎。故。公。明。儀。所。謂。宜。若。也。非。罪。云。者。非。宥。之。也。謂。無。罪。為。以。則。有。罪。為。直。矣。夫。謂。薄。之。不。可。則。轉。厚。之。可。矣。夫。兩。筭。相。擬。而。罪。愈。積。愈。以。厚。亦。如。兩。端。並。及。而。美。愈。形。愈。彰。不。然。若。衛。敵。也。孺。子。之。疾。又。可。乘。也。更。斯。又。君。事。也。又。其。與。孺。子。不。親。授。也。在。孺。子。乎。則。罪。在。蒙。乎。在。羿。乎。人。以。為。師。上。之。源。免。孺。子。矣。若。此。者。美。在。片。手。問。自。為。還。報。人。以。為。人。情。起。效。尤。之。孽。而。不。知。羿。既。戒。心。胡。不。戒。身。故。當。其。牌。視。大。器。而。造。惡。念。則。之。乎。之。間。月。已。任。其。頭。矣。

西子蒙不潔

全章

此題要作一人看。不可對你玩。西子蒙不潔。句不潔。而曰蒙非真不潔也。特蒙之耳。人遂掩鼻而過。必不見。叔掩鼻。即聞者酸鼻之意。可見賢士之處世。猶貞。

西子蒙不潔

女之處室其立身操行毫不可有所玷人若心雖粹白迹涉嫌疑是西子而冒不潔之名矣夫以西子也而蒙不潔人誰諒之我知其掩鼻而羞必不悅矣夫貞士被謗聞者掩鼻在我何辭於天下然而名可污心不可污也何也為其上帝有可蓋也設已被污辱之名遂忘洗滌之念若曰吾既以身之至潔受物之汶上即操純衷而堅晚節誰則諒之甚非所以處謗也雖有惡人非素能繫其貌者而苟一念精誠自許在上帝亦必鑒其誠而諒其衷矧夫人也素抱清修之望顧乃以一不潔之加其自蹈於不類不自求信於天豈君子令終之道哉蓋君子未蒙垢之先則當為潔身之西子即一不潔之名不可蒙也既蒙垢之後尤當為齋戒之惡人不可因不潔之蒙忘自修也士君子既蹈西子之謗復忽惡人之圖其心不潔亦足羞已

天下之言性

全章

問說性而又說智上與性有分子曰智即是性的惺上不昧處非兩樣也然則往以故作已然之迹乃云以性論性無形而難知以情論性則有迹而易見故天觀仁在乍見孺子觀義在不受蹕蹕如堂下易牛委壑有此皆是已然發見之迹為故而情有勉然者有自然者畢竟是自然發出來如不忍孺子之入井不為要譽不為惡聲內交這個方是真心中方見其為故故曰故者以利為本此說何如曰情性何嘗好分得開且此若以性字作靜故字作動性作靜故作用大失本旨且如下文苟求其故難道天與星辰亦有情乎中庸論語俱說溫故亦未聞故字作已然之迹而溫其情者故者舊也固有也即故我故吾之說須作一片說不可以性字外面添一情又不可以情字上面添一利字作三叠看當云今之言性者大抵喜於穿鑿附會窮高極遠離却那本原只管虛空矯拂欺上罔上是遠人為道不是性自有源派有個本然的故我在你不消重新另外造一個派頭只交到固有處自有停上當上不知其然而然見親自然孝見長自然敬過廟自然下過闕自然趨手舞足蹈形於無心動於無為何

中庸論語俱說溫故亦未聞故字作已然之迹而溫其情者故者舊也固有也即故我故吾之說須作一片說不可以性字外面添一情又不可以情字上面添一利字作三叠看當云今之言性者大抵喜於穿鑿附會窮高極遠離却那本原只管虛空矯拂欺上罔上是遠人為道不是性自有源派有個本然的故我在你不消重新另外造一個派頭只交到固有處自有停上當上不知其然而然見親自然孝見長自然敬過廟自然下過闕自然趨手舞足蹈形於無心動於無為何

十四

等便利此故也。此性之本體也。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即本體之本。此利字形容故之妙。如曰本於利。本是本利。利是利。又覺兩層。必本於利。又是有心有工夫的話。頭滿其旨。夫利是順字對逆而言。下文鑿則強拂而逆矣。總見性自有真正固有的性。躰自然而然的觸之。即應上之。即速何消去弄聰明窮隱怪而紛上穿鑿為也。故下文以所惡於智為其鑿。繼之禹之行水與治曆。不是對待語。雖上節不當鑿。下節不必鑿。此須一氣說。下吾性之流派如水一般。水清明可隱似智若拂逆。則洪水滔天濁渾行不去。吾性照徹。天下古今之理。看曉不可監諱。何處不流貫。若有心去億逆。倒多一番事。躰出來畢竟我之智行不通。而智為小。若禹之行水順水為行。不以我為行。宜分而分宜合而合。一味無所事上而順水之故。道以為行是無事。即是利了。利則何不行。故不曰治水而曰行水。治是人為行。順水勢任其自流。自行而我無心。則處常安變。隨經隨權。本事遇之而化。小事遇之而愈化。自古顛撲不破的聰明。首度類而獨出賢智之愚不肖之不及。皆不足以語此。不為智之大者哉。而况又有不必鑿者在也。天地何處非性。何處無故。人要窮高極遠。便說到天與星辰。其高且遠。淺以加象而要之。天與星辰自有本等。纏舍在那邊。即所為故也。此故字亦不作已然之迹看。如所云故道之說。他的故道自盤古有天地以來。年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自古定是甲子起運。從今倒推上去。直到千歲之日。至此一陽初生。分天分地的特節。不過自今日推到那原初的甲子。一推步可得。而况天下事理。非天之高星辰之遠。而何以鑿為也。治水治曆。不過借來形鑿之可惡。故首節重一利字。下二節重一鑿字。

公行子有子

全章

公行是主班行之官。蓋以官為氏。如司馬司寇之屬。有子之喪。身為人子。而有父母之喪也。若其子之喪。何為以君命弔之。右師亦是官名。右師往弔。要點孟子與諸臣在前。入門二字。屬右師。進是已自進而與右師言。此時右師未就位。

故但曰進就右師是右師已就位。曰就右師之位時說俱云進是招之使前。欲與言而招之使前恐非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與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此句是叙右師不悅之由。欲假君子以為重。此時縉紳屬目。如孟子大賢為時所尊敬者。且不得一假辭色以為榮。故憾之而有簡驩之言。挾寵之意甚矣。孟子因其不悅。却把禮來壓倒他。更不與辨。是何等氣象。朝廷二句是禮文章旨本重言。却蕪揖者以禮之全文言之耳。位是本身站立之位。階是朝廷叙列班次。位在階之中。蓋一班不止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孟子為卿。王驩為大夫。階與位原不同也。不歷位言人不得歷位而進言於我。亦不得歷位而就言於人。踰階亦然。我欲行禮。蕪承上二句。禮與簡正相反。以失禮為簡。不足怪。以行禮為簡。不亦足怪乎。禮朝廷而句實指朝廷之禮言。非謂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故言朝廷也。蓋卿大夫位階。各有定分。在朝廷如此。在出弔亦宜如此。不可踰越。若越位而與右師言。則失朝廷之禮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

全章

觀存心在自反乎。抑自反即是存心乎。曰自反正是存心。處作一層看。若說存心在自反。是存心於自反。存心二字便不明白了。故此章全是一個存心到底。以仁禮存心。不論順逆。常七自反。直至終身匪懈。必如舜而後已。然後為存心之密。而無愧於天下後世。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也。一朝之患。何患哉。首節存心已盡一章之旨。愛人二節泛論感應之常。以起下三自反意。須一氣滾下一節緊一節。直趕到自反之忠。此正是終身之憂。末節不過申上文之意。非另有一層意思也。上文三自反。即有如舜之意。但此中說不盡。故末節復闡明之。舜字不過借來收捫此心者。以其處人倫之變。橫逆最不堪。故借以為例。其實所重不在舜。重心之有耳。問以其存心存字有工夫否。抑徑以存心之異於人作虛字面看乎。曰存字須着工夫上說。三自反。必欲如舜。正是一個存心。本常存。惟君子操而不舍。常如是變如是。一時如是終身如是。故曰存心以仁二句正

是存心之實愛人至末總是密存心之功。

古之存心聖人亦多矣。獨舉舜者何。舜當時處父頑母嚚象傲家庭之間。豈不是橫逆。何曾見他之有妄處。何曾見已不是了。只管自己盡仁盡禮。蒸土然而已。不惟及瞽瞍象之所以加於已者何如。此正是舜存心之極。所以可法可傳。若是見已都仁禮忠了。只是人有妄耳。這個心便是不如舜。猶是鄉人意見。所以君子只自家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那得一時見仁禮有盡頭。處就是已仁已禮已忠。亦以為未仁未禮未忠。所以憂到終身。惟難盡故憂也。一朝不患把煩惱都忘了。橫逆來真個是不見他橫逆。我只是愛敬自盡。油然而一鉢視之而已矣。到此位何等廣大寬平。有天下一家物。我無間氣象。豈不是異於人。

君子所以異於人名文云君子亦人耳人之相人未始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將在心矣即心之印心亦未始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將存心矣存者以心為心而受人益也異而不異也以其心完心而無受天檢也不異而異也凡心有所出易操耳惟堅而勤於隱微象巖之地有獨觀難與衆窺獨聞難與衆白者此修士所不及檢而君子獨精以揖之於不見也其品固已越矣凡獨純以運之無息也其神固已超矣

禹稷當平世 全章

問此章論道之同而歸之時。此固然矣。禹稷亦自貧賤出來。何必與顏子比。而孟子發論之意專是論同道矣乎。曰此專為顏子而發。人只見禹稷功業彪炳足以開堯舜之天下。而不知顏子天下歸仁轉春秋為唐虞亦用行之妙。為邦之略可槩見者。但責無飢溺之責。時非同室之時。故閉戶於陋巷之中。而簞瓢自樂。是樂天之道然也。地使之也。故首二節且平上說去。須看兩個當字。上面當字。有下文飢溺之責在其中。下面當字。你適值其無所事上之責。看兩個當字。正承兩個當字。來自同道至末段。上相形。重顏子為是。須以同道作主。宜渾說。禹思以下。正明道之同也。所處之時不同。故憂世樂天不同。設使易地則克配無間之功。顏子豈不能為之。顏同室可以被髮而紉。隣又不宜纓冠。此顏子之所以終於閉戶耳。論者安得高禹稷而遂議顏子一窮巷中人耶。

禹思一節責為易地皆然一句張本二由字不與猶字同禹有治水之任思天下之溺由我之未能治水也稷邊做此四句重思字未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如是其急內是以字緊接上來蓋謂以民溺民飢為已責如是所以過門不入其急有如是耳未要點顏子無此責則亦無所事急矣地以所處地位言易地皆然要本心上說惟其心無偏倚所以隨寓而盡其道彼能樂此之樂此亦能愛彼之憂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修己也時字正安在此處不可謂地即時

禹稷顏回名文云蓋昔孔子之資禹稷无足異者乃顏子何功何業而等資之曰禹稷顏回同道也凡命人者未命功名先命德養未論德格天之事業先論人已合膜之心思夫禹思天下溺於已溺者也夫稷思天下飢於已飢者惟事不以人己起見而在人己不畜在己貴天下於四肢百節之間故不以急緩從事而急人己不畜急已實天下於八年三過之際吾竊謂禹稷之心思為稷之仁也而微獨禹稷然也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焉何也顏子之樂豈其強自排遣於簞瓢乃直從克己復禮之時則破人心之關是禹稷無人無己之心思也有此心思即未與禮樂于四代庸非王佐乎然則顏子之能為禹稷統禹稷之能為顏子矣又非一任道選於陋巷乃直從心齊坐忘之日解脫人己之殼是禹稷即已即人之仁體也有此仁體即未轉舍哉為

用行庸非名世子然則顏子可居禹稷之地猶禹稷可居顏子之地矣

匡章通國皆稱 全章

夫無孝心者聖賢欲通之而無從有孝心者又坐視其徘徊屈抑而不知其所以通天下幾無孝子矣孟子匪直矜章子也又將有以通之也是故驅一國之人紛然皆之以通節即章子亦撫心自憐還顧而無解於親外顧而無解於通國孟子直心諒之曰誰謂章子不孝乎與遊可也禮貌之可也夫世俗之所謂不孝者曰接踵也然吾聞不顧養而不孝未聞以親故不自養不孝吾聞私妻子而不孝未聞以親故絕妻子之歡不孝吾門以身故戮其親危其親而不孝未聞以親悉其身困頓幾欲自引不孝五者無一焉而冒世俗之不韙亦可哀矣然則章子孝乎非也彼以朋友之責善誤用於父子而逢父怒也則謂之不孝也亦宜然不如世俗之甚也不如通國之稱之甚也邇責之前其善親之心孝心也迨親怒之後其自責之心孝心也推自責之極至其妻孥然而空闔

其子子然而獨立上不近於父中不近於妻下不近於子皇上馬四顧而無歸而章子之心窮矣夫孝豈有窮也善親之道無窮而章子以責善窮非章子欲如是也而章子之心之勢止於如是也悟親之道無窮而章子以出妻屏子窮非章子欲如是也而章子之心之勢止於如是也夫孝之術不如是已也吾探章子不容已之心又別有不如是已之術欲旁通其窮是故借禮以解國人之訾可也使其父聞此禮貌爽然而解可也即國人不解其親不解而此一禮貌間有以寓感動之機有以得旁通之竅因是以解章子之窮而國人與親終解焉可也吾子何疑之

曾子居武城

全章

問師道臣道平看否曰只重曾子見賓師不與臣同曾子一生弘毅之學萬人必往豈不能若子思之赴難而顧愾然遽去師道有父兄之尊與臣之微者不類故不得以此例彼是地使之也是或一道也智士忠臣本同一心曾子豈不為子思哉故通章以子思來形是為本上曰

王使人駟夫子

一節

問同異以形論乎以性論乎曰俱不可說只宜渾上說之蓋同是人則同中必有所異而我以何者異於人哉末句不過借堯舜以形已非重堯舜也時孟子以泰山岩上之氣象睥睨王侯故王疑之而諸子以此問之王使人駟夫子是着齊王講果有以異於人是儲子私問時一直說下者非

齊人有一妻一

全章

問齊人之喻於求富貴之醜態已盡往以良人出至顯者來作一段是未駟不能無疑蚤起至中庭又一段是既駟不能無愧末句總承之此說何如曰此是斷章法畢竟上一段重壓是一字下一段重一乞字泣字饜足由於乞餘故羞而愧之即婦人女子良心不死况大丈夫乎當一氣滾到泣上去然天下之為齊人者甚多寡庶鮮耻曾不自愧而由君子視之其可耻當何如者故末節須



重一羞字。所以二字。是一章大關鍵。須透發之。註中昏夜乞哀甚當。此段說話初無是事。只模寫個求富貴利達的情狀。示人以見其可羞也。中間不足而他顧。即昏夜乞哀意。既得而施。即驕人白。日意。但二意却重哀求上。觀妻妾之訕泣。亦是羞其乞墻一邊耳。下節照此意看。仍重未得上。觀求富貴利達的求字。自見由君子觀之。句要挑出。時人習於奔競。不知此為可耻。君子是以道義名節自砥礪者。以道義為潔。則見其污。以名節為重。則見其卑。若曰此求富貴利達。幸不為妻妾所見耳。見則必羞。而相泣有不忍觀其狀。而其其餘澤者。富貴利達上加一求字。又加所以字。包許多醜態在內。妻妾不獨羞而且泣。不獨立而至於不相泣者。幾希。真所謂斷喪良心。殆盡者。孟子此言真可令末俗警醒。

舜往於田號泣 二節

往田就事親上看。何為其號泣。舜處父母間。只宜平情以承其懽。有何故而號泣也。然慕二字相連言。且虛上渾融說。右說到怨。已不得乎親。則萬音未消。疑矣。人知怨之為怨。而孟子獨知怨之為善。最得大舜心事。長息以下。乃孟子引言以發怨慕之意。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言號天而泣。號父母而泣也。是非爾所知。言聖人至孝之用心。非常情之所得而窺測者。夫公明高五句。是孟子推公明高非爾所知之意。當說得貫串。孝子就着舜說。不是泛論言孝子之心。不若是怒然無情。說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賤吾分畢矣。其心正以子賤多端。虧養乃於賤中一事。此外所當盡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所致之。但不知在那一件自起猜疑。無從啓悟。惟有號泣而已。此舜所為號泣也。豈怨親之謂哉。

帝使其子九男 一節

此一節推進一步。言舜之怨慕。不獨耕田之日。即處可樂之時。其處心猶是也。帝使節借言其得意之遭。以發其怨慕情狀。凡此皆人所不可必得者。舜一日

兼而有之可不謂窮了。為不順於父母。心不得以自遂。而身不敢以自安。如窮人無所歸也。

天下之士悅之 一節

天下之士節則承上節而推其心。亦重末句。段七說人之所欲句。形出舜之憂。蓋其心以數者皆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順於父母。即所謂論親於道而未始有違者也。解憂正解如窮人無所歸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 一節

此節是借個常情以形容舜之終身慕親也。人少乃是為孺子之時。其心只知有個父母之可慕而已。何者外慕未動也。下面三個慕字。皆移其慕父母之心。以慕之不得於君則執中正形容其慕君之心也。大孝終身慕父母。則不失其少時之心者也。此句泛論下方以舜實之。五十而慕。見得舜於少艾妻子富貴皆經歷過了。此時猶慕則終身可知矣。五十之時親心已豫。而猶然慕親。况往

田之日親以未豫安得不思親而然慕乎。要之未得乎親則有怨。有慕。既得乎親則無不怨矣。故只以慕言。

娶妻如之何 一節

萬章引詩娶妻必告父母。孟子言告則不得娶。見所處人倫之變。此句最重。下數句正詳所以不告之意。大倫就繼宗嗣。啓後昆。上講不娶無子。是廢倫也。告則不得娶而無子。非廢大倫。而何對父母。謂見對於父母。謂又生一場增惡。既廢大倫。又對父母。見其不可告。是以不告而娶。則既免於廢倫。又不見對於父母。此正聖人之旁行不流處。

帝之娶舜而 一節

此節亦重舜不重堯。帝娶舜而不告於瞽瞍。乃謂堯亦不令舜告其父。帝亦如告焉。則不得娶。不是恐瞽瞍逆已命。直是委曲為舜地。耳。瞽瞍不敢逆堯。亦惡敢逆瞽瞍。止不得堯能止得舜。就是瞽瞍不敢止也。娶乃一心中不悅。舜之

然不敢娶以復父志所以帝堯不告何等委曲處置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矣  
註以君治之兼治舜也瞽瞍說非是

萬章曰父母使舜 一節

此下歸重象上就兄弟說舜所處之不幸不特又頑母嚚已也又以傲象為之  
弟日以殺舜為事完廬焚廬浚井蓋井使之者瞽瞍而主之者象也故象曰謨  
蓋云指即指館之指指下階去也完廬已下去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去而  
瞽瞍從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於焚廬浚井隨即指出而瞽  
瞍不知焚之掩之則無及矣蓋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往入舜宮正將利其  
所有不知舜在牀琴慶父子兄弟無故而假之以宣其謀焚廬浚井之害都與  
之相忘矣此見聖人之天定寔之未始失其常也鬱陶思君是臨時撰出爰兄  
之言以掩入宮之罪而色自忸怩則言可偽為而色之根心者終不容偽也鬱  
陶思之甚而氣不伸也忸怩慙色但從心言蓋有是慙愧之心則有是羞赧之

色也臣庶堯使來事舜者即宮中僕妾非百官也汝其於予治亦喜其來因使  
看視之耳非寄以治理也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即蒙上兩句發問矣而不知聖  
人無逆億而自然先覺也象憂二句總是形容舜之典象天性至情流貫融液  
無形骸間隔處故未嘗不知其殺已之謀然一見其來便權析交暢如此頃以  
憂伴喜說更不必分折何者為象之憂舜之憂何者為象之喜舜之喜也看來  
象之憂喜父母亦隨他憂喜舜於象憂亦憂喜亦喜固是愛弟亦是順父母處  
然則舜偽喜者 一節

然象方殺舜而舜喜之幾於不近人情故章疑其偽不知聖人無偽故舉子產  
一例言之始舍之圍上謂困者久而舍者漸故尚未舒也洋上頃看稍縱字蓋  
困雖舒而天猶未復也悠然而逝則既與水相忘矣悠逝即在少頃時不分三  
頃校人此段形狀可謂曲盡物情者得其所哉雖蕪始舍三句然歸在悠然而  
處此段只重子產以誠心使校人校人以偽心欺子產方與舜偽喜相合故君

子二句承上起下之詞。泛論以人情物理為主。人情指舜。物理指子產。彼以愛兄彼字。指象說。象雖無愛兄之心。而弟則有愛兄之理。而鬱陶思君。是彼以愛兄之道來。正欺之以理也。故舜誠心信而喜之。奚偽焉。誠實也。對偽字。看勿把信帶誠字。信與喜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謂之偽喜。非矣。校人欺子產。與象欺舜不同。魚既烹而曰舍之。無迹可見。欺之誠是也。欲殺兄而云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乎。但聖人之心。只以天親為重。故從前之事。都不計較耳。問整。瞽欲殺舜。象欲殺兄。何故曰。虞氏自窮。憚有國。至於瞽瞍。瞽瞍亦是國君。其欲殺舜者。發嫡立少之意。象欲殺舜者。亦是欲奪嫡之故也。若匹夫之淺忿爭之。小奚必殺之。而後快乎。

象日以殺舜

一節

此章以象之殺舜為首惡。故之太輕。此只見得世情。全不見聖人之用心。象雖有罪無功。然自是兄弟之情為重。故封之而非放之。然其迹有似於放。故或人

緣迹以疑之。是放且不忍為。况於誅之乎。次節自舜流至不仁也。是起下意。舜流四句。重放流殺舜四字。且閉上說。不仁意。吾在誅不仁裏。說出仁人句。方是發問之意。仁人固如是乎。帶下一句說。重貽民害。上在他人則誅之。固為民除害。在弟則封之。以肆民害。如此說。方切仁字。若只以封誅不均為不仁。便與上文成兩意。仁人之於弟。六句且泛言。暗指舜封之。以下方明言大舜處弟之厚。不藏不宿。非有之而不藏宿也。蓋兄弟無可怒可怨之理。只有親愛之理。則亦親愛之而已矣。親欲此我相連屬也。愛欲其得遂所願也。貴賤相懸。不可言親。貧富相去。不可言愛。舜封之有庠。正是富貴之。以致吾親愛之情。正舜之所以為仁也。苟身為天子。富且貴焉。弟為匹夫貧且賤焉。可謂親愛之乎。不能親愛之。即不能親愛其弟。可謂之仁乎。此舜所以封象也。

象不得有為

一節

此節亦重親愛其弟。上不是辨以封為放之疑。不得有為於其國。舜雖封象。然

不任以事權一切政事皆吏代特征需出入納之於象此亦是保全他令不得肆暴非束縛之制肘之上說自其君於有庫之實而言則謂之封自其不得有為之迹而言則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句與有庫之人何罪正相應雖然又一轉語言舜之心原不在是只親愛其弟欲常上而見之不令踈濶故不煩以政事令他得源上而來耳苟不使吏代治則象便有事權牽絆不得源上而來舜亦不得常上而見夫是親乃所以為踈愛乃所以為薄豈仁人無已之情不及其九字一氣讀下允諸侯之見天子五年一朝有其期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有其政也惟舜常見象則朝貢之期固見不及貢亦見有政事固見不以政亦見是不待朝貢之期與政事之陳而接見有庫之君也此正常上而見源上而來之謂也未見舜且不敢以諸侯之例槩待象豈忍以四罪之刑槩處之

成丘蒙問曰

一節

問往在誠然乎哉分作一頭堯老節明其無君臣之事是堯老舜揖四字下三

節其無臣父之理重尊養之至四字此說固自明白臣父臣君果可兩平乎曰文法本是錯綜何必拘泥然上下文各有源委上重不為天子下重既為天子不為天子故必無臣君之事既為天子故必無臣父之理

盛德之士至矣上乎據成丘蒙所引俱作古語君不得而臣二句乃先設此以為下文責舜張本言德雖盛也為吾君者不得以之為吾臣為吾父者不得以之為吾子奈何舜之臣其君子其父註何由北面而朝何由二字極要重看言堯之朝舜必舜真即天子位斯得而朝之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揖之固未嘗即天子位堯從那裏去北面而朝乎

普天之下莫非

一節

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說孝子之至承既為天子句說然辨舜不臣瞽瞍者實處全在孝子節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須知不得養父母緊帶在勞於王事句內謂王臣奔走於王事甚至父母且不得養言其勞之極也我獨賢勞獨

字正對莫非王臣言。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正典是詩也。非是之謂緊相呼應。言是詩之旨。不是說普天率土皆臣。賢勞亦在王土王臣之內。而當為臣之謂。乃言普天皆王土。不獨我居王土。率土皆王臣。不獨我為王臣。何為獨以賢才勞苦。詩人之旨。固謂是耳。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只原起此莫非王事二句意。故說詩以下。雖泛論說詩之法實。以見北山之詩。當會其全而不當泥其詞也。二節註。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承尊養之至來。尊親養親之至。承舜為天子。感丘蒙以舜為天子。當臣其父。孟子就承他為天子。話說舜個尊親養親之至來。以見無臣父之理。尊養原是二事。但孝子之至四句。把尊養相承說為天子父四句。把尊養相對說。大意云。天下固有至孝焉。尊養兼至之謂也。今舜既為天子。則尊其父為天子之父。既尊其父為天子之父。則養其親以天下之養。而孝子之至極。可為天下後世之法則矣。故詩曰。云。孝子之至句。另提出看。後面孝思句。正與首句相應。

書曰

一節

惡不得而臣二句。當初來歷本意。乃云盛德之士。其為臣也。君不得以不善及之。其為子也。父不得以不善及之。正所言祇載見瞽瞍。夔上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者也。但當時錯。做別說耳。故孟子於末處顯明本意。以破感丘蒙所引之非。

堯以天下

全章

問全以天典之一句為主。而下文又曰人典之則天人並重乎。且章內數個天字有分別否。曰章內有四樣天。而總歸一個天典之天。是主宰之天也。主祭而神享為天受。是鬼神之神。二十八載之天。是氣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是人心之天。雖有四樣。總是主宰之天也。而天心在人心上見。故人典不可與天典平對。是天寄其意於人耳。末二節專說人心。則所重在人可知矣。

堯以

四節

先曰有諸俱是述詞來問舜受堯禪有天下自古記之但章此問却把典字看當有心之典不認做奉天命行所無事之典故孟子辨之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句是一章綱領。

天典之者。冥上之中潛授以曆數之權堯亦不過奉天以行事耳諄上然命之命字對下示字看。命是顯然有言以典示隱然以意典之行自我言事自及於天下者言。然事雖措於天下。必從行之於身者來其實一也。示之云者。人之精魄靈爽常與天相通默相其行典事。而使順利是即隱然示以典之之意要者而已矣三字。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言也。

以行 二節

以行典事示之者如之何究示之上意也。實天子能薦人二句是主諸侯大夫四句是客天固是天子之天而天子者諸侯之天諸侯者大夫之天此泛言引之下堯薦人於天亦不敢必天意之如何也。而舜之行之慝夫天人而天受人

受之天受之固是天民受之亦是天故曰天不言云云。敢問薦之如何究與之之實也。使之主祭主事二使字屬堯天之用寄在鬼神使舜主祭是薦之於天也。朝廷之事凡以為民使舜主事是暴之於民也。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百姓安之即民受之也。主祭主事各兼行典事說其在主祭內外誠敬屬行其所以處品物庶數者屬事。其在主事身範物先是行其所以處紀綱法度者屬事。天與之二句只足上義再不必致詳。蓋神也民也皆天也。而聽於神聽於民皆聽於天也。天受人受堯亦順天意以與之而已矣。故結之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 二節

上面發天與之七意已盡。此又推進一步。見當堯在時舜相之。又與已崩之後。民心之歸無非天也。故各以天字還之。雖是兩下意。然畢竟人心之與即在為相之。又上來相堯二十有八載。此句極重。非人之所能為。二同一意。而正反言。

內書高者卷上意 一節 卷一  
之此天也。天之正應天與之天南河之避必於三年之後者前此百官猶聽於  
冢宰也。朝覲者之舜訟獄者之舜而謳歌舜故曰天也是就民心上見得天意  
天然後二句而居堯四句又反言以足上意堯雖崩而堯之宮胤子在焉而舜  
居之則其勢相逼若曰相妨云爾不可因篡字說得大利害言舜為民之歸即  
為天所與之謂也。天無言而去就之柄嘗屬之民。無常而向背之機嘗懸之  
天民歸天與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論禪天下歸諸天論天歸諸民然見  
真的。

人有言至於禹 一節

或問堯舜傳賢皆生時傳之也。舜禹亦生時受之也。雖未即直而天命人心已  
有定屬舜禹之避不是欲天下我釋不是欲讓用朱不是欲德天下之他屬若  
然何不當堯舜辭也。嘗思其避之故堯舜死而堯舜之子尚在宮中舜禹若  
就居其宮是迫其子也。故南河陽城之避徐待其子之遷耳。豈是望天下以讓

人反其前所承之命耶。至於益避却有可疑禹生時雖薦益於天七年然當時  
見啓賢遂不傳益而傳啓是禹傳子生時已定天下屬啓矣。益嘗揖天子政三  
年畢喪歸政於啓自以盛滿難居避之箕山豈辭天下耶。是知舜禹避君之子  
而不忍迫故後來有天下益避已之柄而不敢居故後來不有天下若說益與  
舜禹同一避則益謂我將有天下而其後天下不歸也。果謂不可羞之甚哉。禹  
傳賢公也。傳子私也。故云德衰天與賢四句抑揚言重與子一也。昔者以下是  
叙事下節方以天命斷之薦不言堯者詳於前也。舜薦禹上薦益初間皆與賢  
而禹未嘗欲與子但民從舜之薦禹不從禹之薦益即民之從不從而與賢與  
子之宜見矣。

益避禹之子名文云更夏此而益復有箕山之避若此者亦南河陽城之  
故轍也耶吾以為人生禪此主繼所歷之時勢不侔也不必避也果亦避位  
嗣服之心之非可以為彼也不肯此也題所值之運數不同也無容避也而  
益下天避哉我知其心矣先代顧命之佐父得而用之子亦得而用之則豈  
涉推命子不去必之君者也而七年輔相之功可營之以終事不可姑之以  
益冠退以行志若不生強之我者也斯時也謂是先君腹心之戴有所不夫



忘乎而三年之喪固已畢矣情亦未始不可磨矣謂是元子冲齡之資去則罔與輔手而克肖之胤可無慮矣誼亦未始不可逃矣况夫四時之令方未者建成功者眼苟盛滿之難善則此一箕山也未必非保有力之已殫則此一箕山也亦未必非去勞就逸之所也吾避揚周躍可也茲所為飲迹於舜禹而不與舜禹同心者哉若曰唐虞皆習於禪而禹之薦我亦有年矣使天下有大人世及之仁七年故相之思于是靈神而之我屬痛臣節之問靖則茲也豈不知啓為何如子者而乃為是圖度之私矯飾之為哉吁知此而可通于舜禹之心矣舜禹之心何則孟氏所為區而隣于篡者可畏也非遜位也

丹朱之不肖 一節

此節是說民從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下於天正發明天與賢四句意堯舜之子皆不肖子既無以得民心民安得不歸賢此舜禹所以有天下禹之子啓賢子可有以得民心而益之為相不久賢未能深結乎民心民安得不歸子此啓所以有天下此二段只宜在民心上言舜禹益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方露出天字天在與賢故使其相之久而適值其子之不肖父固不得而與諸子天在與子故使其子之賢而適值夫相之不久君亦不得而與諸臣人力一毫莫與既曰皆天而非人之所能為則皆命而非人之所能致可知也莫之四句是申解天字意為與致有辨為以作為言致以召致言為在先致在後天以造化之主宰言命以氣數之運行言其實一也

匹夫而有天下 二節

此下只反覆明益雖有薦但遇繼世之君賢故不得以有天下仲尼伊尹周公特為益之例俱不重匹夫繼世二節須連絡說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而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益有德有薦何以不有天下蓋天欲與一匹夫必奪一繼世繼世以有天下其先德茂矣子孫雖不甚資天亦不輕廢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之惡况啓太甲成王之賢乎則德與薦又不論故益之有天下與伊尹周公等耳相湯二節自繼世條內所言伊尹周公而抽出申明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則咸有一德且有大功宜於天下矣其不有天下以遇太甲之賢耳太丁三句輕重在太甲太甲顛覆

一句輕太甲悔過一段外丙二句依程註為是放之必於桐者欲其密迹湯墓  
顧乃祖而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有三年之喪也然放字亦是後人如此說  
要之伊尹却是藉諒陰之禮為之不是顯然放置也自然懲創已往自艾修治  
方來仁義說得廣勿分存心處事悔過遷善是天啓太甲之衷如此始而顛覆  
典刑尹若有天下之機終而處仁遷義天亦安能廢太甲而與尹此尹所以不  
有天下也相湯武以王天下其德亦宜有天下矣而不有天下者以遇成王之  
賢耳但上句且空說末二句方入繼世資尹意全重猶字猶益之於夏是主伊  
尹之於殷是客益之相禹猶伊尹之相湯周公之相成王湯武不能違天命以  
與伊尹周公禹安能違天命以與益哉合而觀之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天下  
與資與子總是一樣事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禪上代也繼上世也義者宜也  
乃奉若天道而無所容心之謂也孔子之言本禪繼並說引來則重合繼於禪  
一邊末繳禹非德衰意

伊尹以割烹

二節

割烹要湯只是以滋味投之上意下文三聘而出正與割烹相互耕於有莘之  
野樂堯舜之道此句是一章骨子樂以心言有神交意契非徒空上浮慕已也  
非其義八句此是道見於行事之實者非工夫也辭受言其大取予言其小對  
舉以互見耳乃樂伊尹正己天下的根本不然千駟萬鍾必能動其心而一介  
取予必至於苟且矣

湯使人以幣

三節

此三節正言其始出之事器數句非忘世之辭蓋伊尹樂堯舜之道本有堯  
舜其君民之心為堯舜重其道則當為天下重其出而不肯於輕試也不是觀  
湯意之誠否若有觀意誠否便是有欲而非器矣我何以三句正器之意  
何以何用也此見三聘以前之伊尹其操守為甚嚴然尹可以無湯而湯不能  
無求於尹故三使往聘之幡然改非是變其初心也亦非徒感湯聘之勤也蓋

度之君可以為堯舜而已之道亦可行於湯也親見之哉總閱上二句言欲親見其道之行於君民也兵君是民今日之君民對當日唐虞之君民言吾身對古人言昔日有堯舜之君民特為古人懸想之耳今日有堯舜之君民則於吾身親見之矣三豈若與上一豈若正相反正是幡然改處要承得破是三聘以後之伊尹其擔當為甚大總見不忘堯舜之道處

此與上俱一時語宜緊上接說二使字重看天不忍民之無知無覺又不能使之盡知盡覺故以間值之氣獨鍾於聖人而覺字喚醒者知覺是何物即所性之天理天理各足於人心吾以他之天理覺之不過覺其在己者耳如呼寐人而使之醒不過自醒豈容以他物與之予天民三句正自任之辭天民承天生此民來上並言君民此專言覺民而不及君者蓋致君事業全在澤民堯舜其民即所以堯舜其君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見其責之不容諉也思天下三句就在上兩條說話推出來思是伊尹自思匹夫匹婦正與天下字相關必使天下

無一人不得其所是何等負荷任重要他心上形容見其萬物一躰意如此二字只承思天下三句言當時夏桀正是溝壑斯民故就湯而說之伐夏救民正是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皆被其澤而釋已內溝之耻者是所謂正天下者也未聞枉己以正二節

此處轉下須云伐夏救民則正天下矣此豈辱己者所能為哉吾未聞二句是泛論其理以斷伊尹非在伊尹身上說伊尹不枉己便知其能察聖人泛言伊尹亦在其中重近與不去方影得伊尹來遠者去者以君不堯舜而高竈固是索身近者不去者必度其君可為堯舜其君非徇利而污已亦是索身也歸索其身正見辱己決不是聖人聖人決自不辱己伊尹聖人也安肯割烹要湯哉以上辨尹無割烹之事已極明盡了吾聞節復就要之一字言見伊尹固無所謂要也就是要君亦要以堯舜之道此要字是弄字法非真以此道用心計要結於君只見道在尹慕在湯聘尹者以此尹得湯者亦以此故曰要湯訓節

證伐夏救民之事。亦須與上說得貫串。蓋即其正天下之功。益信其非辱已所能為。而割烹之說。誣也。此孟子之辨論。有根據處。

或謂孔子於衛

全章

或人謂孔子主癰疽。侍人瘞環。此是戰國之徒。裝誣孔子。以自飾其污。主讐由以其人之賢也。曰於衛主顏讐由。則未嘗主癰疽矣。彌子之妻三句。叙子路與彌子得以相言之故。當時子路非不知彌子之不可主。但欲夫子之急於行道。故以之告耳。孔子乃以有命却之。謂不可倖致也。若謂衛卿之得不得有命。非彌子之所能為。便非孔子渾厚口氣。進以禮三句。因其拒彌子而推其平日所為。禮以揖讓辭遜言。進以禮初無詭隨而急於進也。義以剛決果斷言。退以義初無係恋而難於退也。進退由得我者。故一以禮義而不苟。若爵位之得失。則非我所能必者。惟付之於命而已。孔子之所主。蓋如此。若主癰疽與侍人瘞環。則義當退而不欲急退。命不當得而猶欲其得。是無義無命也。孔子豈為之哉。此節專論主衛之事。而主齊之事。因可例見。故并瘞環言之。

孔子不悅

二節

上是處常時擇主。此則遭變時亦必擇主。而不苟不悅。魯衛乃不悅於魯而適衛。不悅於衛而適宋。即受女樂視蜚馬之去。衛適陳。遭宋桓之變。為道愛身故微服過之。而去宋至陳。那時孔子是避難而行。故曰當阮直。焦皇七猶不為苟主。而主於司城貞子。為陳侯周之臣者焉。貞子本宋賢大夫。司城本其舊爵而言。此時本為陳侯周之臣耳。

附按。按闕里志年譜諸書。孔子過宋後適鄭。又去鄭適陳。因為陳侯周臣。則是孔子臣於陳侯也。不是貞子。併志之於此時也。有云陳侯賢君也。貞子臣之。是以賢輔賢也。貞子賢臣也。孔子主之。是以賢從賢也。語亦爽快。此句是世說。陳侯為賢君意稍輕。只重貞子之賢更妥。

夫當阮直死生交於前。且不失身於匪人之比。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苟主

之事乎吾聞二句是觀人之法且泛論其理以其所為主者看他為何等人之  
主註中類字極重孔子是遠臣癰疽瘡環是近臣孔子大聖不啻君子二人近  
狎又小人之尤者以孔子而主二人則所從非其類何以為孔子其孔子安肯  
主二人誣可知矣

百里奚自鬻

全章

養牲者是穆公嬖倖的人自鬻以五羊之皮為之食牛借此事言其心使穆公  
知其賢而用之此便是要非以五羊皮使用入秦而干之如說苑所云也信乎  
謂信如人言否也百里奚入秦取相之事已無可據故但說他去虞入秦之由  
以為下論斷張本曰虞人見其始非秦相晉人三句乃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  
言百里奚而及宮之奇者有宮之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自  
晉人至宮之奇諫總見黷貨悔諫以起百里奚不諫句不諫者知諫之無益也  
不然只消不諫二字打倒百里奚了生不得下節賢知字

後晉滅虢歸襄虞城之執虞公  
假道於虞以伐虢名文云且晉叔公將伐虢使荀息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論者皆曰晉人寄怨於虢而投奇貨以略虞上必歡而合於晉虞  
台于晉而虢不則矣晉人結好於虞而損重兵以擣虢上必折而入于晉虢  
入于晉而虢不獵矣庸知是後也既不利于虞虢而實不利於晉也蓋晉人  
假道之時使虞知晉之寶馬而不假之也曲為詞禮以謝晉焉昔蚩故寬號  
而首事于虞其柰虞何使虞以晉之寶馬而陽假之道陰為設伏以掩晉焉  
晉人欲殺虞而長驅於虢其柰虞何且無論晉必為虞所害也即虞不害晉  
而遺書號氏之君臣約彼於晉師入境之口堅壁勿戰而虞以銳兵逐之則  
兩國迭出而晉之孤軍可坐而擒也且無論號為虞所連也即虞不連號而  
旁觀晉氏之成敗彼干號城久傾之秋將士疲敝而虞以精兵擊之則勁  
敵後起而晉之殘中可悉而虜已胡獻公之為假道謀而不慮及此也抑胡  
虞公智不及此而竟廉上于壁乘之賄乎荀息之為假道謀而不慮及此

外府也乃使之假道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又假道奇諫曰  
虞號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云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虢號之謂也虞公不聽許晉使奇之諫以其族行曰虞  
不獵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奚與奇曰子盡於心吾行吾志乃不諫而去之

列傳

百里奚

五

也。抑胡宮之奇智不出此而徒嘆上輔車之喻乎。故君子謂是後也。在晉為行險怪其控而短于策。在虞為得藉悼其貪而闕于九卒之道。一假而獲果得也。亦虞之計失也。

知虞公之不 二節

此段議論承上不諫說來。賢智兩平者。智以所知言。就去虞入秦上見。可謂智乎。一段反言。下三段正言。一是知默之智。一是知與之智。而不知食牛干主之污。安得為明。故先將不智提起。而因斷其為智賢以所為言。就相秦有為上見。相秦正言自驚三句反言。三置晉君。一救荆禍併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景康昭悼皆憑藉先世之威靈。是傳後之賢。既曰賢而自鬻干主安得為賢。故又提奚之賢而斷其為不賢之事。食牛與自鬻同干字與成字不同。于是求用於始進之初。成是成就於既用之後。虞公贖貨啓寇。幾不可圍宮之奇諫。是正理。孟子取百里奚之不諫。全在知幾之智上。即此知幾說他知廢知與。決知食牛干主之污。又自此智推出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

無自鬻以成其君之事。一莖草化作丈六金身。正是此等議論。孟子之論百里奚亦取節之意。若以正論亂邦不居。奚既失之於先。虞為父母之邦。秦為西戎之國。而去此就彼。亦非知尊攘之義者。孟子之辨蓋為君子出處辨也。若以賢知責發生平則非定論矣。

伯夷非其君 四節

伯夷節言其行無所襍於已。而有以化乎人也。伊尹節言其行無所擇於世。而有所擇於已也。柳下惠節言其行之無所異於已。而有以化乎人也。孔子節指孔子去齊魯之事。而推其速久處仕之皆當其可也。即此去國之事。樂見其終身應世之大致。無一不當其可。速而速。而非失之急迫可久。而久而非失之滯滯可處。而處。而非以隱為高。可仕而仕。而非以仕為通。四可以字全要會。人心射潔淨。天理活潑。不滯無絲毫。染着。有隨時順應之妙。一有意必便有疑滯。不是可以字意。時中字未可露出。

伯夷三句輕上叙過重孔子聖之時一句然句上要看上面所叙之事而斷其有偏全不可泛說時字最妙元氣在天地間通乎萬古只是個時而已為春夏為秋冬循環無端者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各一其妙也總不出一太極孔子全體太極者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自息而消也止亦可仕速亦可久即自消而息也推移變遷活動流轉不期而然亦莫知所以然

孔子之謂集大成 一節

集大成句緊接上聖之時來言聖而且時則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大成之事萬理畢備清任和悉在胸中萬象森如物上各具是群聖之大綱紀統領也此句是冒勿露出樂字只空上說之謂字亦要發中金聲而玉振之者而字包括得中間衆音蓋金以宣之於先玉以振之於後則凡自金而下自玉而上皆蕪總之無遺方貼得集大成意明白條理之節奏次第一音有一音之條理衆音

有衆音之條理始終指金玉始是起發的意終是收斂的意思始條理者衆音不自始金始之終條理者衆音不自終玉終之然總是一個條理非有兩件條理也下聖智亦只是一事不作兩事看孔子之智神明睿覺之智萬理一一昭融之更無殘微障礙是智以開力行之端與智之開先一而已矣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孔子之聖德行默成之聖舉萬理一一體驗之更無纖毫欠缺是聖以收知至之功與玉之成終一而已矣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智是知之極精處聖是德之成就處總是知行成功名自然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惟知得全故行得至孔子所謂集大成者如此孔子集大成正是發一時字借衆來影字講為得旨不宜把樂字來纏金聲而玉振之六字分不得開惟金聲而玉振而字中間有許多清濁高下包涵結果方纔是一個集字金聲也者四句又發金聲而玉振之一句但始條理不單上是一個始只說條理由之以始則由此著往百凡五音六律種上齊發始作從之俱在一始字內謂之終條理則條

理由之以收成則終字是堯底字眼。上面有許多妙處亦不是單了事之說也。此四句專發樂之大成所由集而末四句方是明孔子之集大成。每四句有相串意思不宜板上分始終平看。全章雖有五個聖字俱在力行上說俱不宜重。只重一個智字。智字良知的本体即是聖條理。總是一個條理。聖智亦無始終。只由兩事字見出性地開明入手之妙。故知行合一工夫不是知了纔去行。但是聖字即智的總題目。總收場處故分出一個終條理。非是始條理時。一此。躬驗造詣的工夫全然未有至終條理而後加造詣。遂截然分始終為知行也。時以智為開端聖為結局。開端二字畢竟欠透。

智辟則巧也

一節

此節申明聖智始終之義非又深一層說者謂智辟則巧以巧居先聖辟則巧以力居後於上文始終二字不無重了。只應虛把聖智二字辟個巧力則知巧得之心以神用者也。其妙處無迹可見射之力運之手以形用者也。其用處

有迹可尋孔子之聖其仕止久速妙用不膠雖不滯於應迹然既有個仕止久速則更有應迹任至如聖心之智其所以妙運於仕止久速之先者却至神至妙無方無所不容。規測故智譬之巧以其為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譬之力以其造詣獨到因乎應也。此二句且宜平看下文正言所以取譬之意方歸重智上由射句自射說訓作由此而射於百步之外不可誤作猶字看。其至二句見力不可無巧以照聖不可無智意。但却不可露出巧字。此正引而不發妙處。聖本於智即始條理四句已有此意。但上節發不透故下節又發明之。不是上節以樂明聖之時末節以射明聖之所以時遂作兩層看。

周室班爵祿

三節

以周室為間有感於當時爵祿之班非成周之舊意其詳不可得聞言昔之制詳具於載籍諸侯惡班爵之籍害已之僭竊惡班祿之籍害已之兼併去了這籍是以不得其詳而但聞其略也。以下俱是言略提頭過脉處忌用詳字。天子



一位節是班爵之略以此節對下五節者天子一位半節以通於天下言天子一位提起作一頭而公侯伯子男以次言之君一位半節以施於國中言君一位提起作一頭而卿大夫士以次言之上半節專自為君者言下半節兼王國與侯國言天子一位者天王大一統而操獨運之權然天下可一人統不可一人治所以有封建之典公侯各一位子男同一位是天子統治天下公侯伯子男分治庶邦故曰五等此大小相維可以聯屬天下之勢矣君一位者天子於王圻諸侯君於列國然君能主治不能自治所以有命官之典卿大夫各一位上中士合一位是君為紀法之宗卿大夫士為紀法之守故曰六等此貴賤相承可以弼成伯國之治矣

天子之制 一節

自此至末是班祿之略天子之制節以祿之通於天下者言對天子一位一段看天子之制二句提起作一頭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歷數之而附庸意輕

帶在末班祿以地言者祿出於田故以地言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下文皆方百里句可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天子之爵既尊則其制亦獨厚所以昭體統也公侯伯子男皆隨其爵之尊卑而祿亦因之降殺附庸又四等之外者蓋其地不能五十里則祿食之入有限親君之費不給故朝覲會同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大國以姓名通凡公侯伯子男之國皆有附庸千里百里等字重看見分祿有一定之差而天下無不平之祿意

天子之卿受地 一節

天子之卿合下五節以祿施於國中者言卿受地三句提起作一頭而大國次國小國則歷數之耕者節輕帶在末對上君一位一段看視侯伯子男者視其公田之所入也不言公者公侯自有封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者視附庸也本條項得嘉惠王臣意蓋公侯伯子男捍禦於外天子之卿大夫士輔弼於內其功亦相等故以王官之祿比外國之君居重取輕體當如是耳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大國三節言班祿於列國之中。雖各有君十卿祿句然却不重蓋公侯伯子男之祿已見於前特舉此句為卿準則耳。君十卿祿與天子千里卿祿視侯百里一般所謂萬取千取百是也。卿以上三國異者祿厚則少殺之恐地不足供也。大夫以下三國同者祿薄則不殺之恐不能自給也。殺之是義所以節國之用。不殺是仁所以養臣之庶祿足以代其蕪。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俱要有主客在是。

耕者之所獲一 二節

末節只發明祿足代耕甚輕。上言下士與庶人同祿此只言庶人不及下士者蓋下士代耕之祿無此五等只等上農夫之數耳。惟庶人在官者其祿有厚薄故又言之。耕者之所獲言各得百畝之田非謂耕田之所收穫也。所食有五等以用力之勤惰而分。庶人在官受祿小自五等以職事之煩簡而分。煩者可得

九人之券簡者不減五人之供太略以上中下為差先王之意蓋曰使以此力而用於耕其所入亦猶是耳所謂祿足以代其耕也。

不挾貴不挾 全章

問友以友德三不挾只重不挾貴是矣而末又提出貴上末何也曰此口當時徒責下以敬上此貴上之義當然而不知所重在尊賢上必不可挾貴故以義一喚醒當時見得貴上為重則百乘小大之國不必論矣何以帝堯之貴下一舜之匹夫故孟敵子四節不甚重只說個不挾貴的樣子壓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上去故不挾長三句須抑揚重到不挾貴非三平語也。○問何以非王公之尊賢曰匹夫無祿位人主有祿位惟有祿位而不與共便與庶人一般故曰非王公之尊賢他惟命是從尊則尊矣視之天子友匹夫何如。○貴以佐言挾已之位高而慢人交友要忘年忘位忘勢故不可以有挾下二句正推不挾之故德字最重蓋友也者所以友其德而輔吾德也德為重則年也貴也兄弟

四書章句

也皆其輕也。倘有所挾於中，則驕志橫於中，而中堅者踈，盛氣騁於外，而外距者沮。彼有德之士，將不與我友矣。如之何其可挾也。然挾貴猶常情，易犯。故下文皆以不挾貴言之。孟獻子節重，獻子不挾貴，說勿與五人並重。曰百乘之家，便見有貴可挾。曰有友五人，便是忘其勢而友譽之。豪傑多矣，而喪仲以名聞，且為獻子所折節，便可想見其人。由喪仲以稽三人而三人行，亦可想也。獻子之與此五人以下，孟子推獻子與友之心，无獻子之家，是五人以道義意氣之雅，日與貴介者遊，輕視獻子之家，若无不把當事而欣羨也。獻子以是知五人者，非世味中而樂與之友也。設使五人亦把獻子之家當事，而羨慕之，便是有獻子之家，其品亦卑。上甚矣。獻子肯改容禮之哉。忘我之貴，則與之友不。忘我之貴，則不與之友。這正是獻子不挾貴處。

非惟百乘之家

二節

此二節費惠公是友在德而不挾小國之貴，吾於子思三下作兩頭一脚，有子

思德足以儀刑我則師之。顏般德足以切磋我則友之。王順長息非全無德，但上不及子思，下不及顏般，其才僅足以事我，故在役使之列。此句輕帶註尊敬使三字不可忽。晉平公是友其德而不挾大國之貴。晉平公之為亥唐，此句當提起作起語。由入而後坐，由坐而後食，有未食不敢先，既命不敢後，意此是從賢者之命，固可見無所挾。雖蔬食句蒙食字來，不敢不飽，又推其意，此是敬賢者之命，其無所挾之意，猶可見矣。然終於此以下，是據理斷其末。天位所以官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皆士之所无，而王公之所有也。平公為大國之君，正是操爵祿之權者，乃不以此待亥唐，故曰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此言亦因而示人，以王公尊賢之則，意蓋不如此說。則人以平公為尊賢之極，而不知其有所未至。非貶平公也。故至末，急要叫轉。平公雖未隆以天位，天職，天祿之班，而能謹於一入一坐一蔬一食之禮，是亦重亥唐之德，而不據矣。舜尚節極言不挾之意，以為友道之極。舜尚見帝由側陋而見之也。

帝館三句。都就堯身上說。館場貳室是接遇之盛。亦享舜是親就之勤。迭為賓主。分明是堯不自居人君之尊。今說者因註作堯享舜之食。遂附會以館。舜作堯為主。而舜為賓。享帝作堯為賓。而舜為主。謂迭為賓主之儀。不知堯與舜本是君臣。乃忘君臣之分。而更為賓主之禮。當以迭作更字解。若說互為賓主。則甥舅之禮亦甚壞矣。聖人未必顛倒人倫至此。是天子而友匹夫。要顧其口氣重。堯尊舜上方典不扶。意合不可扯平。看末節。總承上文申結不挾之意。自大夫以至天子。皆上匹夫有德无德。皆下用訓。作以不必謂用下之禮。以敬上。只謂以下敬上也。用上做此人多知貴。上為重尊賢便輕了。不知各有所重。故曰其義一也。義者宜也。貴是所宜。貴賢亦是所宜。尊上下之機。交相成也。惟尊賢之義同於貴。上故貴以百乘而不挾貴。以諸侯而不挾貴。以天子而不挾良以義之所在故也。語意通重尊賢邊。方打轉待友德不挾章旨。

敢問交際何心 全章

萬章有疑於孟子受餽之非。故問之以起下當卻意。且交際指諸侯交於士而言。交際是禮。恭是心。便見可受而不當卻矣。章意以交際雖恭。然未必其皆可受人。便以為不恭。何哉。玩何哉二字。是說其有當卻者。孟子說個尊者賜之。便見得卻言可受。則受不當卻也。萬章又生一意。言物之來。既未必出於義。於此有可善卻者。言不以直辭明白顯然卻之。而心度其不義。則諉託於他。辭以卻之。使彼不得以窺吾卻之意。不可乎。萬章此論。雖亦可免不恭之嫌。但其中有不必於己甚者。故率孔子云。交接是一事。交以道者非無處而餽也。接以禮者是餽之時。又非似不及物也。斯孔子受之言。雖孔子為道之宗。禮之極。尚且受之。則何必卻為哉。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引孔子為一章斷案。舊以此章分前數節為論辭。受後二節為論出處。其說固非。近皆以你交際可受。而引孔子可仕之義。以明之。亦看得未徹。通章重在事。道上見聖賢與天下相接。皆是行道之意。孔子因道之難行而平易。近人不却。當時君卿大夫之交。

接如見可固仕即際可。公養欲仕無非委曲欲行吾道。孟子正願學孔子而欲  
行其道者。當時已無行可之會。止有善其辭命而至者。故亦弗卻而受之。正孔  
子仕際。可仕公養之意也。若吾道雖行而於諸侯之來餽者。又以辭卻。以心卻  
且欲充類盡義以絕之。則亦重其疑畏之心。而道終無可行之兆。夫宜孔子事  
道之心。亦豈孔子不為已甚。以為道之心。故前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  
孔子受之矣。後說有際可公養之仕。正前後互相發明。見賜有可受而受之。  
意即是仕之。上意無非欲行其道而已。  
有問者曰。孟子論充義之學。自無穿窬之心。以充至於無受爾汝。又至於無語  
默結人。此其於義何等論得精。何獨於諸侯之事。不欲充義之盡以繩之也。蓋  
孟子之道。當時已疑其難行。苟彼以恭求吾。又以盜絕之。則天下吾苦於吾道  
之難近。而亦無從以為之兆矣。故君子以義而律已。欲精欲嚴。恐有穿窬之心。  
君子待人之。心欲略欲寬。恐律人以禦人之行。則天下皆盜行也。

今有禦人於 一節

萬章因孟子言受餽不當。問他所從來。但觀其交際之何如。故設禦人一段之  
問。無非欲孟子不可受之說。以為下文張本。受禦人者之物也。曰不可者。  
言禦得之貨。則不可受。見得孔子所受非受禦之謂也。康誥以下發明不可意。  
殺越人於貨。謂既殺其人。又顛越其人之屍。而取其貨。閔昏而無知之意。譏怨  
也。書之所言如此。則禦人貨是不待教而當誅之者。如之何其受之。是又不可。  
以交直接禮者論也。教字對禦得者說。

今之諸侯取 一節

今之諸侯節猶禦一段。乃萬章發問本意。上面許多說話。無非為此發端耳。猶  
禦指橫征暴斂。說君子暗指孟子。謂孟子當時每受諸侯之賜。故疑其不可也。  
但猶禦之言。說得太甚。故孟子辨之。有王者作二句。是就法度上論諸侯辨其  
非直盜。夫謂非其有二句。是就義理上論諸侯辨其非真盜。但王法意輕言王

法者特承是不待教而誅之句說來遠歸重不義上較是蓋諸侯之取非其有與禦人不同要罪其同於禦除是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處一毫不可苟取然後得以盜加之而豈直盜邪既非直盜便見交際有可受了規孔子仕魯人之俗獵較取物以祭孔子從之而不革則善其禮際亦何必推求苛刻之若斯也引此明其可以受賜以應君子受之上意

然則之仕於 一節

然則二字分明頂上獵較來但宜渾上說為下有獵較語非事道者謂不以道為事道為事道獵較謂以道為事便當移風易俗乃首從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孟子謂孔子默寓變俗之權次先正其本使俗自正也先字對後面變俗說簿書二句不是一正一反上句是器有定數言立一簿書開載合用祭器一定此數不用多也下句是物有常器中所用只是常物不要四方珍異以供簿書所正之器也既不用異物則不必盡取四方難繼之物獵者知其無用

不久當自廢此所以不汲於易俗而俗卒以潛革正聖人作為妙處非事道而何奚不去也章謂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陰圖如此是道不可行於義使不當番不知聖人之心欲為之兆也為非作為之為蓋天下望聖人太高而聖人又已甚則人以其道為難行我且少同於俗中間寓潛消默化之術不急更張夫人必樂於可從而自此可展其大行之略東周事業王道功化或者其兆於此兆字如俗語云做個兆頭耳兆可以行而人不能行是終不能有為於是去之塊而不能終三年淹矣看來末句是因魯事而槩其素行見孔子之事道不輕去亦不輕留然去意却不甚重

孔子有見行 一節

此節槩孔子之所仕要發事道意上三句重講下三句不過引證之而已須把見行可句作主見行可固是為道際可公養亦緣此以冀道之行不專是為禮與祿行可是出處之正際可公養是出處之權孔子本仕定公而言季桓子者

以季氏執國命。孔子相魯，肯由桓子，耳見行可。即上節事際，可公養，即諸侯之交際。可於靈公，上養於孝公，即是受諸侯之賜。當時諸侯大天之取諸民，那見愈於戰國之諸侯。孔子受得的，決是所不當卻者。又何必深誅其非義嚴詞峻拒，以自絕夫行道之兆。此孟子之善學孔子處。

仕非為貧也

全章

問往重為貧而仕，必須擇位而居。如孔子委吏乘田，必不可苟為，屢以遺貪冒之羞。何如曰：甚非本意，全重仕非為貧，與立乎本朝而道不行，首尾兩句。蓋此章專為當時不行道而托之為貧，而仕故有此議論。如云：仕主行道，何嘗為貧之故。而然故立人之本朝，不可不思匡君定國輔世長民，即有時為貧，此豈耳非常也。且為貧而仕，只好以卑貧濟一時之飢乏。如抱閔擊柝之流，安可居尊富。便是為貧，亦當行道。如孔子求會計，心卑羊茁壯長不好尸位素餐，况立人之本朝，其位非抱閔擊柝之卑，而功不奏會計牛羊之效，其可耻為何如哉。吾

固知仕之不可不行道也。位卑言高一句，是揭起語，不可平對全以道貫到底。

士之不託於

全章

問首三節明士之自重。末三節君當重士。此意果平重乎。曰：須重君一邊見餽之非徒當養，又當舉。若克之於舜，此其的也。○問兩不敢之辨。曰：首節不敢以名分言，不敢同於君三節，不敢以取分言，不敢同於臣。雖依本旨，別君臣總是，不敢托之意。下面賜之不受，是有常數，正是托諸侯之事，非兩層也。此三節總重一個非禮。○問亟問亟餽而不得謂之養，資何也。曰：此只在君命將之的病痛以命來，則當以拜受。舉餽則亟拜，故子思所以不悅下文。僕上句正發明此意，亟餽則失之數，臺無餽又失之踈，太過不及，可謂能養乎。而舉又不必言矣。○問帝使九男至之中，與怨慕章何別。曰：怨慕友起一個窮人來，此節句上點一養字，九男二女養於內者，百官養於外者，牛羊倉廩，正是養之具。與上文養之人俱重看視之，繼粟繼肉者何如，而且不止於此，始末為相繼禪為君復。

能加之上位其後貧之道視之繆公不啻霄壤矣士固不敢以托自當而君可不知所以自及乎

不見諸侯何 二節

不見諸侯內要兼求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二意萬章疑士亦諸侯之臣何為不可見在國在野自所居言市井草莽只因國與野而得名其臣字猶云莫非王臣云耳其實皆庶人也謂之庶人必傳積為臣然後敢見諸侯未嘗傳積為臣則不敢見也。不敢見乃守為臣之分而不敢踰越故曰禮也。庶人即士也。以位言則曰庶人以德言則曰士。往後往見須點召之意。君召之後則待之以庶人矣。君以庶人之分臨我。亦安庶人之分而應之。是得庶人之宜。故曰義。君召之見則隆之以士矣。君以士隆我。不安為士之分而輕其身。以往是失為士之宜。故曰不義。二句辭雖平而意還重。往見不義上欲知士不往見之。父當明君不可召士之故。因詰萬章以君之欲見士何為。上其多聞二句分明是乃

章答語。若作孟子自為問答。則第二曰字便贅。自其胸中蘊蓄之富曰多聞。以此作用去輔世。長民曰賢。通作一人說。既為多聞。是天子師資以出治之人。有側席而求者。召而見之。則弗敢也。而况於諸侯乎。既為其賢。是有補益於國家之人。君有輕身而先者。就而見之所不憚也。而敢以召見乎。曰况曰吾未聞皆決言上不可召也。

繆公亟見於 至末

繆公節證士不可召。亟見子思作句。曰字另起不連讀。亟見亦是禮意之勤。處曰千乘之國。便有驕士之意。便以友士為屈了。故子思抗辭以答之事。之二句不可通作古人之言。蓋謂古人只說個事之。豈曾說個友之。子思添說友之所以關其一友字也。兩之字指士言。豈不曰以下。是推子思之意。以位三句。輕只重以德二句。德即多聞與賢。千乘之君三句。是即子思之言。放開說如云。即子思之言。觀之可見千乘之君。求友一介之士而不可得。况可馳一介之使召之。



往見乎。是友且不可。况可以召為屈。召比友又下一等。本文而况二字。是紐合章旨處。蔡景三節。言士不可應召。引虞人不過取其非招不往。以明不賢人之招。不可加於賢耳。不與子思對。不至將殺。不可泛看過。志勇乃孔子替美之詞。奚取二句。推孔子美虞人之意。士守道意。只輕補。恐犯下未發之意。招虞人何以一節。不重萬草。因虞人之不往。故併問之耳。以皮冠。以其所有事招之也。旃取其質素。象庶人之幽貞。旃取其變化。象士之出潛離隱。旃取其文采。象大夫之經綸顯設。註通帛是純赤無他飾。弁旌皆用帛而加飾。士以旃與下士之招俱指已仕者說。以大夫節方是斷說。以大夫二句。提起以士二句。又一斷。是即虞人以例推庶人。而深斷賢者不可應非禮之招也。蓋招之踰其分。猶為尊之。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以不賢人之招。賢人其不可往也。必矣。欲見賢人二句。緊上說。不以其道。即不賢人之招。猶欲其入而閉之門。正喻賢者不可見。夫義路也。以下。是說賢者平日所守。不苟就制事。言謂之義。有行止意義。切于

人猶路一般事。不能外。此便一步行不去。就檢身言。謂之禮。有防閑意。禮關係於人。猶門一般時。不可違。此便出入無所措。君子一行一止。皆準則於義。非能由是路乎。一進一退。觀禮而動。非出入是門乎。惟字成玩。見眾人不能由不能出入意。引詩說。則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正見君子所履之禮。義為小人所則。效斷不可踰越。而往君之召也。末節孔子非與。不是疑孔子。重在因孔子而疑士之不往召耳。若云士以不應召為是。然則孔子非與。孔子而無非。安得謂不應召為是也。當仕有官。取則非市井草莽之庶人可比。以其官召之。則非為其多聞與賢之召。可比。其不俟駕行禮義所在耳。蓋士有士之禮義。臣有臣之禮義。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惟其時而已。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為臣時則以赴召為禮義矣。

一鄉之善士

全章

問友善盡古。今天下果在几席。古人果在日暮乎。曰善不在天下。亦不在上占。

聖書卷樓主意  
而在吾心同此人同此心而同此世則同此理故曰知其人論其世皆契緊語  
詩書不過傳心之糟粕中有精蘊故論世者據詩書而論之非另求詩書之外  
者也

且夫善何物也是人生不分之精超形骸而與上相照亦千古不朽之契更世  
數而脉相通士不自惺其善軀而徒欲澄合於今古其何術之操我則以善  
惟一源各隨人所受以為小大故雖一善之分量不可謂萬善中之全軀全量  
善惟一途亦各隨人所投以為廣狹故雖一善之唱和不可謂非萬善中之共  
唱共和嘗試以一鄉之善士進而之一國又進而之天下是誰為徹其吟吟小  
故也又試以友一鄉之善士進而友一國又進而友天下是誰為作其吟吟小  
善故也而吾猶以為未足善也者既千里而比肩亦千古而旦暮既與衆人  
人而使未斬者餘其芳亦能啓曠後人而使私淑者承其澤人閱人而善  
帝皇王伯之所不能岐也所為詩書之外而獨操衡鑑以知人者知此

閱世而成古今見知聞知之所不能隔也所為誦讀之外而獨秉燧  
世者論此者耳若苦人非善則精神隨遺跡以俱盡必不能於百世  
知吾人非善則聲氣隨世數以迂流亦必不能於百世之上得尚友  
尚論友曰尚友而善止矣似可以足矣要豈與一鄉一國之善有兩乎  
善而域之人自減於善而善不受戒窮其量而大之人自增於善而善亦不  
增其美人心之善之妙也  
善之所聯不謀自合友之所赴不約自親誼謂鄉國非善其友一鄉一國非善  
賢哉至於能友天下士而愈覺其無涯也蓋天下為會歸吾善之區吾心為翕  
受天下之府嘗試於頌詩讀書中論次古人之世以想見其人乃知此一人也  
有名出閭里而包奉宇宙此何如體段是真吾善者極也有神可並覆載而易  
世無兩此何如究竟是真吾極善者量也蓋游神千古終不離我一掬吾非以  
古人之心有異今人之心抗志

孰為作指萬世五終不以今人之善能病

吾心之善。然則是詩書也。不亦誦讀之乎。如必友盡天下而始進於古。則效法古人。當於何時。是友善也。豈謂鄉國遂能自盡乎。哉。或者當誦讀時而已。不安於今。則稱善天下。庶幾有日耳。章也。勉之。

齊宣王問卿

全章

問卿是問設卿之意。何卿之問。究其問。何等卿也。請問貴戚之卿。問其所當云之道也。貴戚是宗臣。其權重。其情親。原有宗社之責者。須是事閑宗社。極大利害。方諫。而反覆之不聽。則易位。諫是愛君。易位是正其祀。總是為宗社之計。變色。是怪易位之言。為太甚。意勿異。以下是因其不悅。而明言以慰之。正對者。蓋君將貽宗社之危。而易位以持其危。此宗臣之行。權而不失其正者。也是对君之道。惟此為正耳。此二句。正見其不足。異意。異姓是輔臣。其位尊。其情疎。原是以義合者。不論君過之大小。皆當諫之。而反覆之不聽。則去諫。是盡忠告之道。去是明不可則止之義。總是輔弼之體。

九卷反

